

青年模範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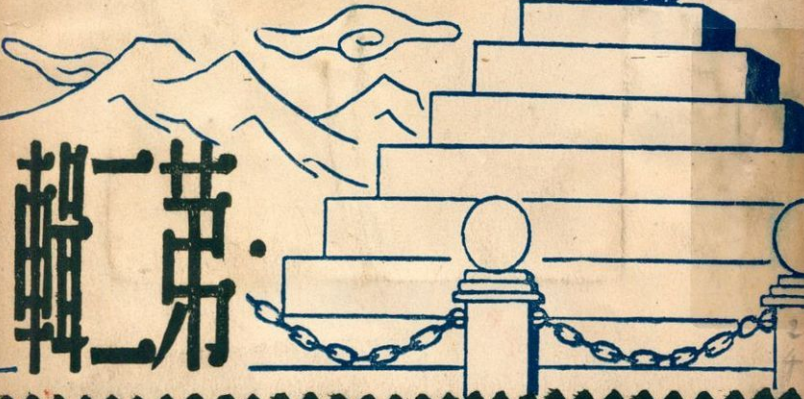
黃克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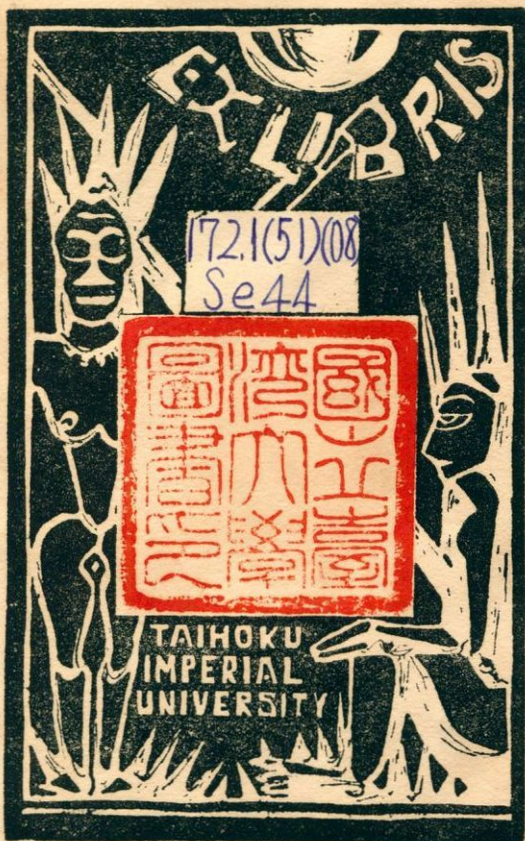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何伯言編著

革命先烈的奮鬥犧牲之事蹟



第二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青年模範叢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黃 克 強

何伯言編著

青年出版社印行

青年年模範叢書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 壽、蘇 武 二衛 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棄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克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松坡 (八)黃花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 (一)遠征軍在前綫 (二)活躍的青年軍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援

(四)班超

(五)諸葛亮 (六)李世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 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 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黃克強

目次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 一 刻苦自勵的少年時代……………一
——立志做革命軍人——
- 二 革命奮鬥的開始……………五
——華興會和同仇會的創立——
- 三 總理盟書的保管者……………一一
——佐助 總理創立同盟會——
- 四 愈挫愈奮屢仆屢起……………一七

——由防城之役到廣州新軍之役——

五 「氣直吞狂虜」……………三一

——黃花岡之役——

六 「祇憂博浪椎難鑄」……………七一

——主持行刺復仇——

七 「此復神州第一功」……………七七

——辛亥武昌首義軍的總司令——

八 熱誠謀國的大政治家……………八七

——天年不永，齎志以歿——

九 典型的人物……………九九

——革命青年的模範——

黃克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一 刻苦自勵的少年時代

——立志做革命軍人

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

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空，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

這是黃克強先生『詠鷹』之詩，也是他自況之作。從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是何等遠大！但他那遠大的志向，是從少年時代學養而成的。他原名軫，號塵午，別字克強，後來才改名興。他是湖南善化縣人，世居邑之東鄉。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清同治十三年四歷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六日寅時生。他的父親筱村先生，爲湘中名諸生，但老早就死了，所以他幼時過着孤苦的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他自己鍊成爲一個有志而堅毅的青年。他幼時曾從瀏陽李永球學

烏家拳術，隻手能舉百鈞，造成了一副強健的身體，這奠定了他後來學習軍事的基礎。他的軀幹頗碩，頭顱魁偉，臂長腿健，有古時劍客的風度。他少時即以豪俠稱於鄉里；這時湘中多盜，他以兵法部勒鄉里子弟，羣盜惕息，沒有敢犯的。黃先生則慨然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十室之邑，豈是我們迴旋的地方嗎？」遂於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西歷一八九八年）入鄂垣兩湖書院肄業；這時他年二十四歲。兩湖書院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新式一點的學校，他在這裏讀了很多新知識的書籍，因此他的眼光豁然開朗，思想日進，從此便有一種革新中國的大志。他在書院中成績很好，常從院試經史中闡發時事，文氣豪邁，有些像蘇東坡，因此院長梁鼎芬很器重他。恰巧這時日本民黨黨員平山周來遊中國，遇湖南志士畢永年，約同赴日晤總理後，又同赴湘鄂一帶，聯絡黨人；黃先生和畢素投契，於是一致進行革命，而秦力山唐才常都很倚重他，常和他策劃一切。及庚子漢口事敗，他以計始得免於難。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歷一九〇一年），兩湖總督張之洞派他赴日本考察學務，研究中外大勢，這真是「高揚摩碧空」的時候到了。他到日本後，更洞悉滿清政府二百餘年以來的施設，純係壓迫漢人的毒辣政策；要想解除漢人的束縛，使中華民族一律平等，非推倒萬惡的滿清政府不可。於

是他更銳意深造，充實學力，除就學於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外，更另聘日本軍官講授軍略。有暇的時候，常去參觀士兵聯隊及各地兵士的操練。每天早起，必到神樂坂武術會，演習騎術射擊。會中條例，凡射擊能連續中靶之紅心六次的，即可得銀質獎牌，他射無不中，所以得獎纍纍！他後來在歷次革命戰役中，都充任主帥，身先士卒，指揮若定，不是偶然可以做到的，而是早即學養有素。

民國紀元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西歷一〇三年），留學生爲反抗帝俄侵佔東三省事，痛恨清廷懦弱無能，甘心賣國，莫不憤懣填膺。黃先生乃糾合藍天蔚、蔡鍔、陳天華、湯檣、鈕永建諸同志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於東京，一時參加有一千多人，每天操練不息。以事關國土淪喪，迫不及待，乃先派鈕永建、湯檣二人回國謁直督袁世凱，請其出兵拒俄，留學生願做前驅以效死力。袁不但不納，並且將不利於二代表。黃先生和留學生聽到這個消息，益爲憤慨。以前希望清政府維新變法的，現在也多萌革命思想了。於是黃先生乃聯絡同志，決計回國發動民族革命，圖挽狂瀾於將倒。

黃克強

二 革命奮鬥的開始

——華興會和同仇會的創立

黃先生於民國紀元前九年五月回國，初到武昌，即在兩湖書院講演，痛論清廷政治的腐敗，力主改革政體以維護國家的生命，聽衆都被他感動。鄂督張之洞得到報告，非常震怒，責令首府兼院長梁鼎芬急速拿辦。梁已懸示驅逐出境，但他却不慌不忙，仍留連八天，祕密活動，將所攜鄒容著的『革命軍』，和陳天華著的『猛回頭』二書，陸續分贈軍學各界達四千多冊，纔登輪回到湖南來。

到了長沙，他主講明德、實業、修業各校，又在小吳門設立東文講習所，作爲運動的機關。課餘就和張繼、周震麟諸同志討論進行革命的方法；一面籌款購械，準備一切。同年十一月，留日學生陸續歸國的頗多，於是他乃邀約陳天華、楊守仁、劉揆一、陳其殷、柳聘農、柳繼忠、秦效魯、趙幼梅、羅良鐸諸同志創立華興會於長沙連陞街，加入的有五百多人；黃先生被推爲會長。

，他首先提議說：『本會皆爲實行革命之同志，自當討論發難之地點與方法，以何者爲適宜？其中一種方法爲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臨海內。有如法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國大革命，發難於倫敦。然英法爲市民革命，而非國民革命。市民生殖於本市，身受專制痛苦，奮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輩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無識之市民，撲滅虜廷；又非可與異族之禁衛軍同謀合作。則是吾人發難，只宜採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之一法。今就湘省而論，軍學界革命思想，目見發達，市民亦潛濡默化。且同一排滿宗旨之洪會黨人，久已蔓延團結。惟相顧而莫敢先發，正如炸藥既實，待吾輩引火線而後燃。使能聯絡一體，密覈度時，或由會黨發難，或由軍學界發難，互爲聲援，不難取湘省爲根據地。然使湘省首義，他省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一隅而敵天下，仍難直搗幽燕，驅除韃虜。故望諸同志，對於本省外省各界與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對於這提議，大家一致贊成，於是分頭積極進行革命工作。

華興會雖然成立，但加盟的多係學界分子；於聯絡祕密會黨，極不便利；黃先生乃又和劉揆一等另創同仇會，專爲聯絡會黨的機關。先是，當唐才常運動哥老會時代，哥老會最有力量的大龍

頭爲王四脚豬，又號四爵主，其勢力由兩湖達於鎮江；王死於庚子一役，馬福益襲其位；而劉揆一在東渡以前曾一度解馬的危困，和馬發生了關係。現在同仇會既成立，所以聯絡會黨的工作頗爲順利。於是乃仿照日本將佐尉軍制，編列各項組織，黃先生自任大將，兼會長職權，劉揆一任中將，掌理陸軍軍務，馬福益任少將，掌理會黨事務。瀏陽市集於每月某某等日，例開牛馬大會，屆期各鄉村人民都以牛馬犬豕各種獸類赴賽，趕會的人每次都數萬，爲湖南全省有名的墟集，與會羣衆大半隸哥老會籍，所以哥老會規定這天爲拜盟宣誓的佳節。同仇會即於同日舉行馬福益的少將授與式，由劉揆一代表會長，親給馬以長槍二十挺，手槍四十挺，馬四十四匹，並監督宣誓，儀式莊嚴，觀者如堵。自此以後，哥老會員相繼入會的不下十萬人聲勢比庚子唐才常一役大多了。

黃先生和劉揆一，馬福益等計劃，預定於九月（民國紀元前八年）清西太后萬壽節日，在長沙、岳州、衡州、寶慶、常德等處，分五路起事，先期在省城萬壽宮的皇殿下，預藏大炸彈一顆，等到全省城的文武官吏屆時到場行禮的時候，即燃引導火線，以期一網打盡，然後各路同時發動。一切布置，略已就緒，不料於萬壽節日前十幾日，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因事機不密，突在

湘潭縣城被縣吏逮捕，於是起事的計劃也被探悉。湘潭縣令即飛報湘撫俞廉三告變。駐湘潭的哥老會行堂有綽號叫飛毛腿的，得知事機已經洩漏，乃走報馬福益。這時馬正駐在湘潭屬的茶園舖礦場，距縣城五十里，得訊後，當天即令飛毛腿馳赴省城，報告黃先生等急速戒備。省城距茶園舖一百四十里，飛毛腿於一晝夜間竟能奔馳一百九十里，真是名不虛傳。

黃先生寓明德學堂對門，劉揆一寓保甲局巷彭希民宅，得到警報後，因位各爲準備未竣，不得已匿跡他所，以避清吏的搜查。不多久，湘撫果然派兵查緝各黨人的寓所，全城騷動。黃先生又避居吉祥巷耶教聖公會，由牧師黃吉廷及同志曹亞伯保護出險，於九月十九日夜間同張繼等悄然走滬。劉揆一也繞道赴漢口，得免於難。這次事件，用費在五萬元以上，都是由黃先生和劉揆一籌措，他們二人差不多即因此而破了產。

黃先生到上海後，又邀約各同志集會於英租界新馬路餘慶里，祕密活動，再圖起義鄂甯等處。後因萬福華槍擊賣國賊王之春案，洩漏了餘慶里黨人的住址，黃先生和陳天華、張繼等也被捕入獄。黃先生到上海後，沒有到一個月，湘省即懸巨賞緝拿，這次被逮，幸係用假名虛報，所以中西官吏沒有曉得他是著名革命黨的，因此由龍璋袁海觀的營救，得很快出獄。出獄後，即避往

日本，但沒有好久（民國紀元前七年二月），馬福益又圖起義於洪江；他得訊後，即從日本返國，運助馬以槍械，船到沅陵，被釐卡卡弁查覺，又聽得馬福益被擒，知事已沒有辦法，乃假裝商人繞道古文、石門、出湖北公安而到漢口。同年五月，他又東渡日本。此後，他在革命事業上將另是一個新局面了。

實克強

10

三 總理盟書的保管者

——佐助 總理創立同盟會

黃先生到東京後，和日本民黨宮崎寅藏常相往還。恰巧七月間，總理也由美國來日本。宮崎因向黃先生稱贊 總理的爲人，說：「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殆無其人。」黃先生本早仰慕 總理的爲人，乃即由宮崎介紹，相會於東京鳳樂園，暢論革命大計。總理力言革命必須先團結力量的道理，黃先生因即言願以他苦心經營的華興會併入興中會，以厚結革命的勢力，總理深爲贊許。這時，留學生贊成革命的日子多，都覺得非聯合各省革命黨員組織一大團體，決不足以推翻滿清。遂於七月三十日假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爲會場，召開籌備會，討論進行方法。這天到會的，有 總理及黃先生、張繼、陳天華、宋教仁、馮自由、田桐、梁慕光、吳春陽、程家種、居正、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但燾、時功玖、曹亞伯、馬君武、董修武、鄧家彥、張我華、何天炯、康寶忠、謝良牧、劉道一、黃復生、蔣尊簋、張樹枏、朱執信、古應芬、

杜之秋、姚粟若、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七十餘人。首先由 總理說明開會理由，並報告革命形勢；次由黃先生等相繼演說，都慷慨陳說革命的大義。既而討論組織問題， 總理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但因本會係祕密組織，恐為實行的阻礙，討論結果，簡稱為中國同盟會。這時有主張為對滿同盟會的， 總理謂革命宗旨，不專在對滿，當和廢除專制創造共和同時並行，於是大家纔沒有異議。 總理次又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為會綱；某某數人對於平均地權一項有疑義，要求取消，經 總理詳加解釋，纔得以大多數通過。於是黃先生提議書立誓約，大家都贊成，乃由各人自繕一紙，舉右才宣誓，由 總理執行宣誓式。盟書原文如左：

聯盟人○○省○○縣人○○○當

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七月三十日

宣誓以後， 總理並授給衆人祕密口號：如問何處人，答為漢人；問何物，答為中國物；問何事

答爲中國事。總理隨又與各會員一一握手禮。會既成立，當然要有憲章，乃推舉黃先生和馬君武、陳天華等起草會章，提出下次大會討論。散會前，由衆人公議各會員的盟書於幹事部未成立前，暫託 總理保管，而 總理的盟書，則由衆人推黃先生保管。從黃先生暫時保管 總理盟書一事看，可知當時革命同志對於黃先生的信任和擁戴了。又當散會的時候，會場的後部因人數太多，坐席突然坍塌， 總理笑說：這是顛覆滿清，革命成功的預兆。衆人聽了，鼓掌歡呼。這是同盟會籌備會的情形。

八月二十日下午，同盟會復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板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加盟的有數百人，籍貫包括全國十八行省中的十七省，只缺甘肅一省，因爲當時甘肅還沒有留日學生的緣故。二時開會，由黃先生宣讀會章草案，經討論修改通過。東京總部的組織，總理之下設三部：一執行部，二評議部，三司法部。執行部之下又分爲六個單位，即：庶務、內務、交際、書記、調查、及會計。評議部有評議長，評議員。司法部有部長，檢事長。當場 孫先生被選爲總理，黃先生爲庶務，程家棟爲交際，陳天華爲書記，謝良牧爲會計，馮自由等爲評議員，鄧家彥爲司法部長，宋敦仁爲檢事長，曹亞伯、張繼等爲各省主盟員。最後黃先生提議說：「二十世紀之支那

雜誌社同人半皆已入本會，今該社社員願將此雜誌提入本會，作爲機關報，何如？」大家都拍掌贊成。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民報」。

當時同盟會本部，雖分設三部，但各別開會的時候少，聯合開會的時候多，三部聯合會議議決的事項，即付諸執行，因祕密革命用期需要運用便利迅速的緣故。同例，總理他出時，由庶務代理執行一切，所以庶務實居協理的地位。加之總理對黃先生特別信任，所以會務的處理，多出他之手。但不久他就返國赴內地發動起義軍事，實際從事戰鬥了。

總之，同盟會之所以能够迅速成立，和黃先生在會內地位的重要，張溥泉先生在一中國國民黨黨史概要講演彙輯裏有一段話，說得最明白；他說：「在革命事功上幫助總理的第一個是黃克強先生，當時革命事業之所以有偉大發展，實克強先生助成之。當時潛伏有最雄厚革命實力的，要算湖南的哥老會，克強先生是湖南人，未與總理會面之先，即在湖南作革命運動，他運用哥老會爲革命的祕密組織，華興會便是當時的革命領導機關。當時有一位胡元倓先生在明德學校，克強先生一面幫助胡先生辦學校，一面在祕密結社的華興會辦理革命運動的事務。他是在日本速成師範的，回來在明德辦一個速成師範班，他本人担任圖畫工作。他的圖畫很好，白天上課

在黑板上畫瓜菓，晚上即計劃革命。他的思想很細緻沉着，性質很英武勇敢，故當時湖南所有各中學生都歸附他，可說當時在湖南不想革命的學生是不成爲一個好學生，的確造成這樣一個風氣頗不容易。革命計劃破露，黃先生脫險由長沙赴上海，到上海又碰着萬福華刺王之春的事發生，被抓入巡捕房，好在克強先生把真名字藏了起來，雖各處都知道通緝黃興，捕房當面不認識。他僅坐了二天監牢，即由同志們設法救出他來。克強先生出來後即赴東京與總理會面，日在一起。長江潛伏的實力全在克強先生掌握中，他首先尊崇總理做領袖，國內外的革命力量於此打成一片，同盟會才成立出來。」

黃
克
強

一六

四 愈挫愈奮屢仆屢起

——由防城之役到廣州新軍之役

同盟會成立的那年（民國紀元前七年）冬天，黃先生由日本到香港，寓中國報館；沒有好久就取道赴桂林，改名張守正，號愚臣。這時郭人漳方任桂林巡防營統領，黃先生和郭本係舊盟，所以想說郭舉兵反正，郭頗有意，但因與陸軍小學監督蔡鏗不和，怕爲蔡所乘，卒不敢動。黃先生和蔡先生也係舊交，曾從中調處，促使合作，但都不聽，遂怏怏歸香港。不久赴新加坡，與

總理籌商進行方法。到民國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西歷一九〇六年）夏間，湖北同志吳崐奉日知會劉貞一馮特民命到香港，欲訪黃先生商議鄂省軍事，因黃先生沒有回，在中國報館守候了兩個月。後來黃先生雖然回來，但因餉項不足，只得令吳返鄂，傳語各同志靜候。復有同志梅霓仙自桂林來，說郭人漳部待款而動，請求接濟，黃先生也遣其返桂，囑令聽候時機。這時，黃先生正計劃散佈同志到湘省活動，以圖響應兩廣先舉義旗。他派劉道一、彭邦揀、覃振、成邦傑

去運動湘軍，重整會黨。未幾，劉道一在湘贛的萍鄉，瀏陽、醴陵等地運動發難，開始聲勢浩大，但因鄂、湘、贛三督撫遣兵圍攻，卒遭失敗。劉道一又往長沙，爲撫署游擊熊得壽逮捕繫獄，潛吏用酷刑訊供不得，遂以所佩印章鋤非二字定獄，就義於醫陽門外。黃先生聽到萍、瀏、醴事敗的消息，寢食俱廢；對劉道一的死，尤爲感傷，並作了一首詩哭他；詩云：

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澹中原俠骨香。

我未吞胡恢漢業，君先懸首看吳荒。

嗷嗷赤子天何意，獵獵黃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各地同志受萍瀏革命軍事的感應，都躍躍思動；而黃先生爲要報答死者，尤想一拚。恰好這時協統郭人漳奉調駐兵欽州，標統趙聲也駐兵廉州，於是有欽州防城之役的策動。

(一) 欽州防城之役

民國紀元前五年春間，欽州人民抗拒糖捐，廉州人民因年荒鬧壓穀價，都聚衆抗州縣。郭人漳和趙聲所以帶兵分駐欽廉，就是奉粵督的命令來鎮壓的。這時 總理和黃先生都在河內，正規

勳攻取粵桂滇三省爲革命根據地，認爲這是絕好時機，從來所無；適值欽州三那鄉民所推代表，梁廷葵梁少廷到河內求見，總理因不知虛實，乃先派鄺敬川偕二梁到欽州調查，得知該處民團痛恨清吏，大有可爲，遂派黃先生隨郭人漳營，胡毅生隨趙馨營，游說他二人贊成革命，率部反正。他們二人都答應，並說如果有堂堂正正的革命軍起事，他們一定反戈響應。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的民團，一致行動；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赴日本購買槍械；並在安南招集同志，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擬等槍械一到，則佔據防城東與一帶的地區，作爲組織軍隊之用。東與與法國所屬的芒街，僅隔一河，有橋可通，甚爲方便。武器到後，即可成立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民團六七千人，再要約郭人漳、趙馨二人所帶的新軍六千餘人，便可形成一枝聲勢浩大的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憑着這種軍力，兩廣就可收入掌握中，然後出長江以會合京。武昌的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的效果。

計劃既定，恰巧駐防城的清軍連長劉輝廷、李輝堂二人有反正的意思，綠林首領王和順擬即在防城發動，派員赴越南向總理請示；總理以防城近白龍口，有海上接濟的便利，與原定計劃符合，頗爲贊成。乃電香港馮自由及日本長崎萱野長知，令即備輪船，將預購的軍械運到白龍

港口起岸，以備革命軍取用。但從日本運械到欽州沿岸，須由河內香港兩處輾轉傳遞消息，事實上必不能於最短期間做到；在起運中，不料有東京幹部黨員及日人北輝次郎等風聞萱野所購的槍枝全屬廢物，貿然用明碼電台告港中國報，說明此項武器實不能用，於是春光外洩，船械都不能如期開來，遂不得不變更計劃，另謀相當地點為接械的準備。但王和順以運動成熟，機不可失，不能再等待，即於七（月民國紀元前五年）下旬，率黨衆二百餘人，從三那鄉兼程襲取防城，二十七日開始攻擊，二十八日清軍駐防衡字營連長劉輝廷在內面響應，駐對河的連長李輝堂接着響應，黨軍順利進城，殺清知縣宋鼎元及他的幕僚家屬等十九人，四處都張貼中華民國軍都督王告示，於是全城大定。因想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襲取府城為根據地，於是拔隊向欽州進發。

不巧，黨軍前進的時候，連日大雨傾盆，道路泥濘，行軍為艱，走了一天一夜纔到城外，老遠看見城上燈火密佈，曉得已有準備；王和順乃下令退却，在距府城二十里的地方紮營。這時，黃先生在城中聽到消息，和協統郭人漳商量妥當，以出巡為名，帶了一連兵出來和王和順商議進行的方法。黃先生傳達郭人漳的意思說城中有欽廉道王瑚所統率的幾營兵作梗，不易下手，想要

王和順先進攻廣西，等到佔領南寧後，郭再設計殺王瑚來反正；並願意助王彈藥，以備攻取。王和順不贊成這種辦法，堅持要攻取欽州城。這時黃先生有些左右為難，最後覺得事已如此，不能再顧及成敗，於是和王和順私約夜間暗襲，由黃先生自己帶兵開城接應。原來郭部的官佐多係黃先生的舊交，對黃先生很有信仰，即使沒有統帥的命令，黃先生也可以指揮一部份的。不料黃先生帶兵出巡的事，已大引起王瑚的猜疑，及聽到郭部有通敵的報告，乃自己督率親軍巡城，防備甚嚴；因此黃先生夜間開城的計劃，不得實現。王和順在八月初三晚上悄悄引兵到城外，沒有看見有接應的，曉得事情已經中變，只得退回原地。不一會，即得着黃先生密報，說王瑚準備甚嚴，不易下手，最好還是進攻南寧。這時革命軍總數不滿五百人，而城中的官兵有數千之多。王和順和他的幹部商議，如果正面作戰，是很難取勝的；但攻南寧也不是上策，因為南寧向來駐有重兵，並且從來沒有聯絡；聽說靈山（在欽州東北仍屬廣東）守衛空虛，大有可乘之機，於是決計先攻靈山，再行入桂。黨軍到了靈山，不料也有準備，苦戰三天，因彈藥缺乏，而戰軍又源源增加；不得已只好退回三那鄉，宣佈解散，由梁建燾率領精銳一部退入十萬大山，王和順則回越南。不久黃先生也回到越南。黃先生經過這次軍事挫折，毫不氣餒，更不灰心。這次挫折是黃先生

在同盟會成立後的第一次，也是最小的一次，艱苦還在後面哩，

(二) 鎮南關之役

黃先生既回越南，又和總理著手鎮南關的軍事（仍在民國紀元前五年）。這時桂邊憑祥土司李祐卿和革命黨早有聯絡，總理和黃先生遂派黃明堂及關仁甫經營鎮南關軍事，同時派王和順募集同志謀奪水口關，以爲聲援。黃明堂和關仁甫本係游勇的首領，這次和李祐卿何五同受革命軍的委任，事前和台上的守兵早已聯絡成熟。到十月二十七日天將拂曉的時候，黃明堂等率那模村鄉勇八十人，快槍四十二桿，循山背的間道，突然向關上右輔山砲台攻擊。守兵百餘人略爲抵抗一會，就請降了。於是鎮南鎮中鎮北二個砲台都陸續被革命軍奪到手中，青天白日的革命軍旗隨風招展，附近游勇來投効的，不絕於道，聲勢非常浩大。

總理和黃先生於二十七日上午得到佔領鎮南關的電報，非常興奮。第二天早晨即偕胡漢民，胡毅生、日人池亨吉，法國退職炮兵上尉狄氏等，乘越西鐵路前赴戰地，在同登車站下車，直向那模村進發，下午到達，關上已預先派人來接，即於當天晚上點着火炬登山，黃明堂等奏樂歡迎，全軍歡呼鼓舞，都磨拳擦掌，準備拚命。這時，清將陸榮廷尙堅守鎮南關本營，等候龍州大兵

到援，僅僅中午派小隊向三砲台轟擊；黃明堂也只等候。總理和黃先生親到指揮，再向龍州大舉進攻。

革命軍這時所佔領的係右輔山的砲台，並不是鎮南關的全部。右輔山上有鎮南關中鎮北三台，鎮南山何五把守，鎮山中李祐卿把守，鎮北係三台中最堅固的，由黃明堂把守；總理和黃先生等都在鎮北調度一切。二十九日清晨，清軍援兵已到，齊向革命軍攻擊，這時革命軍也正準備反攻。總理和黃先生先檢閱砲台的內部，查有十二生的克虜伯大砲一門，七生的大砲一門，新式四響機關砲一門，七生的半野砲四門，白砲數門，大小砲彈數千發，其他兩個砲台大略也相等。就在這天早晨七時，武官狄氏親自發砲，向清軍反擊，第一彈就命中了，清軍死傷六十多人，清軍突呈混亂狀態，同時大小各砲陸續施放，遠遠看見清營着火，黑烟蓬蓬四起，瀰漫滿天。猛烈而準確的砲火，使鎮南關守將陸榮廷搖動了，於是他着樵婦持密函登山向革命軍約降。那封信裏說：榮廷現雖食清朝俸祿，但以前亦曾統率游勇，專與清兵爲敵，此公等所知者。榮廷前以時運不佳，不得已暫時屈身異族，以候機會，區區此心，尙祈諒之！榮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於輕舉妄動，及觀今晨砲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傑孫逸仙先生爲公等畫策，無任欽佩。

榮廷現有衆六百餘人，隨時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驅使，倘荷錄用，即請給一確證，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則有清軍五百自憑祥開來，後日更有清軍二千自龍州開來，事急萬分，祈爲自重。

一 總理和黃先生得膏，即召集黃明堂等討論辦法，結果以山上三台大砲雖多，但砲彈和快槍都很缺乏，不能進取。最後大家商妥，由黃明堂等堅守五日，總理和黃先生等則返河內籌款購械彈來接濟。總理等到河內後，積極進行籌款；正在籌款當中，革命軍堅守三砲台數日，卒因衆寡不敵，黃明堂等率部退入越南境內的燕子大山，待時而動。事後，清政府向法國交涉，逼迫總理離開安南。於是總理由治內赴新加坡，將經營粵桂滇三省軍事責任交給費先生和胡漢民兩人辦理，而黃先生更要大顯軍事家的身手了。

(三) 欽廉上思之役

黃先生奉總理命後，即積極準備，並商定合謀滇粵的策略。黃先生覺得欽廉會黨的勇氣可用，決定親自統領嶺南關及十萬大山的餘衆攻入欽州。當時即函約駐欽州統領郭人漳接濟彈藥，機響應；並先向河內法商購得盒子砲一百數十桿，又由馮自由在香港購得子彈，托河內西安號輪船的買辦彭俊生黎量餘等同志私運到海防，交劉岐山等設法送到中越邊界。沒有多久，就籌備

好了，於是黃先生乃率黎仲實、劉梅卿、梁建葵、梁瑞庭、唐浦珠等和越南華僑共二百多人，於民國紀元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由安南出發，進攻欽州。法國守兵都鼓掌歡送，毫不干涉。革命軍遂高揚着青天白日旗，列隊過東興附近的大路村，四處張貼着中華民國軍南軍總司令黃告示，沿途鄉民都紛紛燃放爆竹，表示歡迎。在這天途中，遇着一小隊清兵，革命軍突然進攻，清兵猝不及防，即被衝散，且有幾個兵重傷。這是出發以後第一次接戰，真所謂「旗開得勝」了。

二十七日下午到小峯，清守兵不曉得來的是革命軍，誤以爲是統領郭人漳到了，急忙排隊出來歡迎，革命軍又出其不意猛攻。清兵潰散逃竄。這時小峯駐軍係郭人漳部的兩營，其中一營管帶楊某得到逃卒的報告，緊和他一營傾營而出，依山佈陣，所佔的地情很好。黃先生看到這種形勢，計從心來，急下令退却，分兵爲三路：一路從對山攻擊，一路向旁邊散在田隴裏，一路從清兵的後山暗襲。清兵貪功戀戰，只顧前進，不料後面我軍驟到，埋伏突起；清兵大起恐慌，奔潰四散，死傷一百多人。二十八日，革命軍繼續前進，途中又碰着清兵一營，交戰沒有多久，清兵退入村莊的一所大房子裏，想憑險頑抗。革命軍爭先恐後，向大門湧攻。不料突從門內射出一彈

，革命軍一人中彈斃命。黃先生這時怒極了，大叫房屋主人趕快出來，並令急投炸彈轟擊。這一回，清兵死了一百多人，其餘的都解衣卸械而逃，又是一個大勝利。

二十九日，革命軍浩浩蕩蕩地開闢大橋。恰巧有清兵兩營聞警來援，戰不多久，清兵營官一名中槍仆地，清兵慌亂，又狼狽而退。三月初二日，革命軍烈陣於馬篤山，清兵管龍某帶了三營兵來攻，但革命軍居高臨下，清兵不得前進。「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黃先生最懂得這個道理；於是他親自發槍遙擊，真不愧是日本神樂坂武術會的聖手，龍管帶果然應槍墮馬，革命軍歡聲如雷，清兵都喪膽了，於是三營盡潰。

革命軍因爲連戰皆捷，這時人數已增加到六百多人。正準備向桂邊移動，不料郭人漳因所部屢敗於革命軍，損失頗大，腦羞成怒，頓起惡感，不但盡翻接濟影應的前約，並且和參將王有宏合兵數千人來包圍革命軍。因爲衆寡懸殊，革命軍所處的形勢極不利。爲了打破這不利的形勢，黃先生乃募敢死隊挾持炸彈夜襲清營，清兵自相驚擾，不戰而潰。從這一戰以後，清兵聽到革命軍的名字，就望風披靡。黃先生於之盤橫欽、廉、上思一帶，如入無人之境。但時間久了，彈藥漸漸告竭，最後不得不忍痛解散。黃先生也只得回到安南。

這一役，功敗垂成，真真可惜。但黃先生以數百人的小革命隊伍，轉戰一個多月，大小數十戰，所向無前，先後破清兵一萬多人，而自己不過死傷數人，且能安全引退，這種戰績可說是空前的。這一役以後，黃先生的威名，遂震動於中外。

(四) 雲南河口之役

民國紀元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西歷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黨舉義於雲南河口，殺死清督班王玉藩。先是，潛伏在河口的革命軍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等集合隊伍二百多人，裝扮苦力，因商通了河口的巡警作內應，所以能很順利地將王玉藩擊斃，佔領河口。但血戰了五六天。革命軍預定的計劃，多沒有能實現。總理在新加坡頗以爲憂，深感領導乏人。恰巧這時黃先生自欽州返越南，四月初四到先安。總理得報大喜，即電委黃先生爲雲南國民軍總司令，節制各軍。黃先生即於初六從海防乘晚車入河內，初八乘早車到老開，赴前線督戰。既到河口，見軍事進行多疲玩不振。而屯兵不進，尤誤戎機，乃力促黃明堂趕速添兵，沿鐵路進攻昆明。黃明堂恐怕糧食不繼，猶豫未決。黃先生等了幾天，焦急萬分，乃決定親率全軍前進，把這個意思和黃明堂商量，黃明堂乃撥給士兵一百名。於是黃先生秉着大無畏的精神，縱馬前行，可是沒有

走到一里路，各兵都向天開一排槍，大叫疲倦疲倦，儘管黃先生再三撫慰，都歸無效，再不半生里，十兵多作鳥獸散了。素稱知兵並能用兵的黃先生，碰到這種素不相習的疲兵，也只得徒呼負負。他不得折回河口，又派人到前線約王和順相會，王和順到了河口，也以兵少彈缺爲慮。他氣極了，很想親率各軍襲取蒙自，但各軍的將士多不聽號令。從此，他知道了本身如果沒有基本軍隊是不能指揮其他軍隊的；於是他決計回越南河內。他的計劃，擬徵集前在欽州共事的同志二三百人，佐以發亮槍，組織基本軍隊，然後再赴前敵，如此就不怕他軍不聽號令了。

計劃既妥，他於四月十二日自河口返越南；不料路過老街，突破法國警兵逮捕。原來他的容貌有些像日本人，當他初到河口馳馬軍中的時候，對岸的法國兵已疑心革命軍有日本人在裏頭幫助；日本人在越南本來有煽惑土人作亂的嫌疑，法國人對他們異常猜忌；所以黃先生這次過境，即碰到了這種不幸。等到黃先生說出了姓名，纔曉得是革命軍的重要人物，照國際法例，應當送之出境。前次，黎仲實等八人願赴香港，曾於河口革命軍舉事後的數日，照了他們的願望辦理。這次黃先生自願赴新加坡，法政府乃送他到爾貢，然後由西貢乘船到新加坡。黃先生既被送出境，不也能復回，而河口的戰事接着也就失敗了。

(五) 廣州新軍之役

民國紀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西歷一九〇九年)，倪映典奉黃先生生命運動新軍反正，進行極順利，遂向香港支部胡漢民、馮自由報告，請黃先生來粵主持。黃先生得電，乃赴香港和倪映典等計議，擬於次年(民國紀元前二年)正月初六日起義，倪映典先返廣州布置，黃先生即和趙聲等同往發難。不料就在這年年終，新軍第二標營兵因一件小事情和巡警互毆，巡尉朱紹祥受傷，警察將新軍二人抓去。營兵怒極，全體都往貼責，結果均即釋回。但營兵仍恨巡警有意侮辱，又於次年元旦的那天，集衆入城，拆巡警局的房屋，並毆打警察。粵督袁樹勛聽得事情鬧大，連忙派官吏前往勸解，纔得散去。這時，第一標標官劉雨沛恐怕再鬧亂了，乃將初二初三的兩天假期改爲運動會。但士兵們不從，又蜂擁出營，沒有多久又折回，揚言巡警派大隊攻營。於是全營震動，都束裝配彈，作防禦之準備；劉雨沛出來阻止。也被目兵槍傷倒地。就在這個情勢嚴重的時候，倪映典於初三日早晨由香港到廣州，看到事機非常迫切，好像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遂倉猝舉旗起事。但是新軍的槍多缺扳機，砲也沒有子彈，於是起義的新軍即分一隊向北校場橫枝崗進奪槍械，另一隊定向東校場茶亭附近。這時，袁樹勛和水師提督李準已調動大兵。關閉四面城門，並

運砲到城上，轟擊佔據官錢局後面由嶺的新軍。新軍被迫退據燕塘。黃先生這時在香港，夜裏得到報告，急想前往督戰；但廣九路局因為戰事的關係，停止開火車，結果只有焦急，未這如願。當兩軍酣戰的時候，防營統領吳宗禹率兵二千人，和新軍戰於茶亭，倪映典躍馬衝鋒，不幸中彈被擄殉難，而新軍因失了主帥，也潰敗了。

綜計自同盟會成立到廣州新軍之役，前後達六年之久，黃先生無時無刻不在奮鬥之中，雖然屢受挫折和失敗，可是他愈挫而愈奮，屢仆而屢起。胡漢民先生說他「雄健不可一世」，真的是評！

五 「氣直吞狂虜」

——黃花岡之役

(一) 一個週密的計劃

黃花岡之役，即是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因死難的七十二烈士埋葬於黃花岡，以是著名。黃花岡一役，其經營的艱苦，準備的週密，超過以前任何一次戰役。這一役的主帥是黃先生，他自廣州新軍一役失敗，立即很積極地準備再在廣州起義；所以追溯這一次策劃的根源，尙在後來的庇能籌款會議之前。現在我們且看他在民國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西歷一九一〇年四月）上 總理的信：

「中山先生鑒：三月十四號之電及二十八號之詳函，均前後收到，各同志讀之，有此大希望，無不歡躍之至。茲委任狀已辦妥，同日由郵掛號寄上，乞查收施行爲是。再將弟與伯先兄之會見，略陳之，以備採擇焉。

(一) 先生與軍人所議之方略，與此間所議運動得手之情形，略有不同。弟與伯先意，以爲廣東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軍隊下手，此次新軍之敗，解散者雖有一標及砲二營工輜四營之多，然二標及三標之一營，皆未變動，現雖有議移高州之說，恐一時尙不能實行，而巡防隊兵卒之表同情於此次反正者甚衆。現總督水陸提督皆以巡防隊爲可靠，聞往招湘人約千餘人，(可斷定多會黨，運動必易，以湘人運動尤易。)北江一帶，約數百人，將來專爲省防之用，李準原有之親兵隊，約千餘人(內同志甚多)，總共巡防計有三千之譜；若此兵數，一能運動，則外無反對者。其方法俟大款得手，先刺殺李準一人，使其部下將校，自相混亂變更；(因皆李私人，多不得兵心，苦易一統領則必更換其管帶哨弁等，而兵卒之心更離矣。)於此變更時期，廣用金錢，(兵卒皆不豐足，負債者甚多，益以嫖賭，其勢更岌岌。)不一月可采收其衆。前次之失，立可恢復。省城一得，兵衆械足，無事不可爲。至廣西一隅，同志之在陸軍者，約數十人，(李書城孫榮楊源濬均在此)以刻尙未招兵訓練，無可假手。至秋期則兵數想亦可招足，此方面不必顧慮，自能聯合也。外會黨一面，刻雖清鄉，其人衆稍爲所懾，然兵去則聚，自成常例，至時亦可號召之。前所運動之基礎，固未摧壞，再擴張之，自易易也。總之，廣東之事，視款爲難易，以普

通一般之軍隊，多貪鄙嗜利，况有義字以激發之，富貴功名垂手可得，何樂而不爲此；此弟與伯先兄觀察廣東巡防隊之心理而可以斷定者也。故圖廣東之事，不必於邊遠，而可於省會，邊遠雖起易敗（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會一得必成，事太相懸，不可不擇。（此次新軍之敗乃在例外。）倘先生與軍人決擇一地點，爲訓練兵卒，接收器械之處，亦不難圖之，而爲省會之外援。現廣州灣已香得一地（此李應生與甄吉亭到該處查獲者），可向法人批租，其地爲舊公園，目下有一法，舉之不利，該處之公使堂欲棄之，價不過三千餘金，又有房屋多間（有一大洋樓），另給千餘元均可得。又李應生亦有地在該處，伊祖父給之，使其自營者，亦可爲之開闢。又張靜江兄亦有受至該處舉地，如一得款，可由李張甄等，出名至該處領地，藏數千人，勢亦不難。且新軍中之高州人，散歸者頗能團結一氣，不爲少餒。其該處之來聯名者日進無已（前新軍中之頭目爲之主盟，巡防會黨皆有），苦二標移往該處，則勢更好。（聞五月間其在茂名化州之營房可起。）此處可決定爲之，至便於接械，二便於出西江，扼上游（南甯）之役，收服巡防各隊，（略定西省南服）將來其有助於省軍必大也。郭人漳處，自弟出後，弟曾通信一次，乃言王德潤事，未見其覆。袁督之子，與伊至交，且兼有戚誼，若與商約，恐必舉發其陰謀，惟有至時降服之

，否亦殺之不足惜。至於所部之衆，其新軍一營，駐廣州者爲伯先舊部。今正聞廣州之事，已躍躍欲試。餘一營爲湖南老營，多不滿於伊。他則皆巡隊耳，一朝有變，反側隨之，無他慮也。然弟當試以他術，嗜利之徒，或能可動，亦云可知，然總不告以祕密爲是。

(一) 連絡小省之軍隊及會黨，此最宜注意者。今滿洲之馬傑及渤海之海賊，去歲萱野返日，已帶有二三人來，均有勢力者。伊等祇要求費用，即可活動。至少可集合三五千之衆，擾亂滿洲方面，趨近殺虎口張家口一帶（口外無兵可隨意越過），以驚撼北京，此最爲出奇者也。勢雖不成，牽掣北清之兵力有餘。又北清之新軍，同志在其間者亦不少。前歲西挪拉氏之變，伊等欲乘機運動，雖無大效力，然種子已播，茲更圖之，亦不難也。長江一帶之會黨，久傾心於吾黨，一有號召，至可助其威靈，尤以浙江一部爲可用，王全發等可得主動之。至三江之陸軍，其將校半多同志，今感聞伯先兄在粵舉事，皆有握拳透爪之勢，若事前與之聯絡，擇其縝密者爲之樞紐，勢不難與兩粵並。湖北之陸軍進腐敗，然開通者亦不少，去歲有孫武者（湖北人）竭力運動，聞成績亦好，湘中之新軍，雖不及萬人，然有數同志爲管帶隊官等，又督練公所及參謀等多係同志，人較他處亦不弱。雲南同志亦多得力，其經營有不俟他處彼亦爲之之勢。此次鉅款若成，擇

其緊要，辨其緩急以圖之，必有谷中一鳴，衆山皆應之象，而吾黨散漫之應亦從而振作活動，可無疑也。

(一) 軍人擬聘武員及各種技師前來預備充組織及教練之用，此事弟等思之頗有難處。難得地點，即有地點（譬如以廣州灣言），恐集合多人，耳目衆多，流言四起，外人不注意，滿吏則必爲之枕席不安也。况多數外人來此，尤易招人注目，此事可否婉曲商之，云吾黨初期之預備，須稍寬以時日。（俟初期預備完全，由此間報告後，然後招聘，方爲妥當）然後招聘人員，在伊等視之以爲此等事，必非迅速可成，而吾等於稍寬之時日中，完全成功，出伊意外，想伊亦不見忌，必樂爲我用也。我等於起軍事之後，伊等之來，自是有益，此兩無妨害之事，伊亦必允從。否則伊來，如事前破壞或放逐之類，皆於大局有關，且於教練實際上斷不能實行，此種情形，想先生亦深知之矣。

(一) 組織總機關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爲將來調和省界之計，一有款，弟擬去日本招求已歸內地之同志（有膽識者），來日會議後，分遣担任赴內地運動各事。其智識卓絕，或不能回內地，則留住日本，或招來港中，爲組織總機關之人員。但目今不能詳舉其人名，

以近二三年，未與共辦一事；而爲外間浮言所中者居多。必須開誠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見信，如孫少侯其人也。楊篤生在英專志科學，有歎先生必要之歸。此人思想縝密，有類××，文采人品，亦如之，美材也，蔡孑民君在德，此人雖無闊達之度，而辦事精細有餘，亦難得，吳稚暉君甚屬人望，惟偏於理想，苦辦事稍低減其手腕，自亦當行出色。他如在山西之景定成君，湖北之黃運甄君，四川之李肇甫君，湖南之左仲遠龔超（已出獄），張百純（三百皆有才，可辦事，惟宜一方面），劉揆一、宋教仁，山東之商啓予，丁惟汾，陝西之于右任，江蘇之章梓等，皆能辦事。此不過舉其一二，其能有內地實行運動者，亦不乏人，想可招之使來。若我輩虛懷咨商，不存意見，人未有不樂與共事者也。趙伯先兄於軍事甚踴躍担任，此次款項若成，可委廣東發難之軍事於伊，命弟爲之參謀。以補其短，庶於事有濟。伯先刻雖不能入內地，以軍界多屬望於伊，爲之自亦易易。若能得一次大會議，分担責任，各盡其才，事無不成矣。以上所述意見，弟與伯先兄相同，可作兩人函視也。

弟自去臘來港，省事敗後，鬱鬱居此，一籌莫展。二月十八與展兄伯先同赴新加坡，欲運動小借款，以接濟港中目前之危困。適先生此函至，毅生兄雷弟等返港，弟與伯先兄先後返港。展

兄稍留，少得款後，亦當歸也。現港中窮乏已極，勢將不支，先生處如可籌得二三千元電，以解眉急，尤爲盼切。

再者者，該軍人及資家，如不能運動，此刻想先生處已得實答，此委任狀亦不必給之。以其中人名與省分不同者多，倘後日發見，必傳爲笑柄也。至要至要。又弟在新加坡時，宮崎由日來電，約弟來港相晤，及弟來港，伊偕兒玉右二來，此人與寺內正毅有關係，大約日政府見滿洲交涉，無大進步，而清軍隊之表同情於吾黨者日多，或一旦吾黨勢力可成，伊既無要求於滿政府而又不見好於吾黨，兩無所據，又恐他國與吾黨密近，將來排斥已國於東亞，殊難立足。有此曲情，故宮崎乘間運動長谷川大將名好道者，由長谷川將宮崎所舖張吾黨之勢力介紹於寺內，故寺內密派兒玉宮崎調，查吾黨勢力，不過證實宮崎之前言耳。在港不過一禮拜，弟稍誇張出之，略言法美國民皆表同情，或能聳息之，亦未可知也。××兄事，詳毅實兩兄函，不另。手此即請籌安，弟黃興頓首四月初五日。」

這封信很長，我們之所以不憚煩地引述，因爲它可使我們對黃先生的認識更深刻。你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眼光是如何的遠大，學問是如何的實在，處事是如何的有辦法。這封信，幾

乎可以當作革命史及他的自傳看。胡漢民先生說：「此當爲革命文獻中不朽之作，非徒文字可寶也」。真是一點不錯，不過這封信內的計劃，因該款項未籌得，以至未能實現。於是黃先生又奔走籌款，沒有好久就有以籌款爲要着的庇能會議；後來一般人都說，這一會議是黃花崗之役的序幕。

(二) 奔走籌款

當廣州新軍之役失敗的時候，總理正在三藩市（舊金山）；沒有多久，就取道檀香山、日本而到庇能（即檳榔嶼），即約黃先生、胡漢民、趙聲來會，以商捲土重來的計劃，並函約南洋各埠黨員於庇能開會，籌措款項。會議於十月（民國紀元前二年）十二日舉行，當決定在廣州起義，先定款項十萬元，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元，其他暹羅、安南三萬元，美州未計。即席捐得八千餘元，其餘由各黨員分頭捐集。但不幸總理因遍歷南洋各地演說，爲當地政府所忌，被迫離境，於是籌款的責任就交到黃先生和胡漢民了。

胡漢民初在星加坡籌款，華僑多不熱心，經過十幾天，尙沒有募到萬元；胡甚急，乃致書鄧澤如，約他來星加坡共商進行。鄧澤如到後，遂於二十四日召集同志在晚晴園開會，各同志雖。

量力認捐，但僅得三千元。鄧澤如又到麻坡、麻六甲、芙蓉等地勸募，多無結果，乃回檳羅庇勝黃先生到檳羅庇勝，會晤鄧澤如，見所籌得的款項，距預算額甚遠，焦憤地說：「我不必回香港了，今後惟有決心行個人主義。」言畢，淚像泉水似地湧出來。但黃先生畢竟是個大智大勇的人，他知道逞一時之忿是無補於大局的，於是他決定和鄧澤如同到各處籌款。

他們首先到芙蓉。十二月初一日，開會議於安泰店，到會的有三十多人，黃先生力言時機已逼，需款孔急，如果英屬各州府不能集得五萬元，則事不能行。同志聽了，都很奮躍。譚德棟捐一千元，又捐五千元的貨物；其餘各同志也量力認捐。初三日到怡保，會鄭螺生於決醒園。鄭螺生集李源水、李孝章、黃怡益、陳增波、郭憲章、陸秋露等鈔宴，在宴會上，黃先生慷慨激昂地說：「這次籌餉大畢，英屬各部以五萬元為預算額，但現在所籌得的，和預算額相差甚遠。我和趙聲等的生命，沒有什麼值得吝惜的，本來隨時都可以去死；但為大局起見，就不能不籌劃完備，務期不敗。」在瓜分的局面眼看就要實現，時機太迫切了，我們怎麼辦呢？希望同志們多多指教！」到會的人被黃先生的話感動了，於是都踴躍認捐：鄭螺生、李源水、李貴子、黃怡益都各捐千元，黃妻柯氏也認五百元，鄭螺生並且答應變賣福建、江蘇鐵路的股票，李源水也允變賣打

滿鐵的股票助餉。黃先生見一席之間，認捐的數目有這樣的多，更爲感奮。初四日到霹靂，集各埠分會辦事人，開會於華成樓，到會的同志，差不多有一百人。黃先生看見數日來各地同志認捐的都很踴躍，籌得的款項又相差不遠，於是勸黨中的同志，竭力鼓吹，以符原定的數目。各同志也都願任提倡的責任；鄭螺生和李源水因對黃先生說：『英屬各州府，務以籌足五萬元爲度，現在募得的款項所差不遠，準可以年內悉數匯到香港，決不誤期，請放心！』黃先生和鄧澤如於是遂返芙蓉。初九日，黃先生乘車赴星加坡，將回香港。次日，他寫信給鄧澤如說：

「握別後，車行至畢帝釘丁宜，而車頭損壞，急爲修復，至午十二點六分，始前抵星加坡廳律站，則已九時四十分矣。漢民兄於初一日赴西貢，留書云，誓死必有所得，返時，再往星，或更能相助，預備必可完善也。伯先兄有電來催款，以前途太急之故。又另有一電，乃言械事，由子瑜兄轉至尊處，其稿弟已閱悉，可無勞寄來矣。所懇者，各處寄來之款，今已略有數目，已由帝函請其趕速收齊，儘於年內匯寄香港（二十日以前單匯二十日以後電匯），再望加函督催，俾早收一日，則早得一日之用，且臘底運動，尤爲有效，所有緊急之處，想各同志當能諒察也。此次鉅款之集，集由譚、鄭、李、黃、朱諸君，及各同志之熱心國事而來，實由吾兄一人之至誠所

感，黃帝有靈，錫以哲嗣，其報不爽。弟雖不言因果，而天理自在，孰不信之？弟等惟有奮勵厥志，慎小其心，力求有成，勉盡公義，更有以報知己，則私心方安耳。帝擬不日返港，以後函件，請由李以銜轉交克強親收爲荷（請用夾封外封不寫弟名）。餘候抵港續上。」

除右一封信外，黃先生同時又寫一封信給謝逸橋，十二日寫了一封信給謝良牧，都是催促他們籌餉的。可見他對於籌款的熱心，也可見他對革命是如何的努力。他給謝逸橋的信說：

「逸橋我兄大鑒：怡保手上一函，想已入覽矣。今英屬之款大致已有眉目，惟與十萬之數所差甚遠，而前途待辦之事，有如星火，不可遲以分秒，望星前許之件，速速決心，實行馳赴港部辦事。弟昨由芙蓉出星，擬附日郵（十一日開行）內渡，時期逼迫，無緣來尊處晤商，至爲歉仄。良牧兄啟事亦望趕速收齊，偕其管理人返滬，在盼切盼。伯先兄昨亦有函來催貴昆仲，意至懇切，因此函與展兄所商事多（展堂現切四貢須將此函彙寄去），故未呈上。端此即請籌安！弟輿頓。」

又致謝良牧信說：

「良牧我兄金：弟由怡保上一函於貴昆仲，想已入覽矣。昨又上一函請兩兄速速決行，以踐前線。弟此次於四洲府所籌雖稍有眉目，然不敷已甚，非得兄提荷屬之款，決難開辦。伯先兄屢

有函催兄提款，并約其管理人回港，蓋因清吏欲移新軍於高州，明正即實行也。有此一節，非速着手不可。昨夜聞兄今日來埠，欣慰無極；及船到，而不見兄來，豈另有他故差池耶？逸橋兄所謀之事，亦乞促其速行，無俟觀望。我輩今日爲此最後之一舉，必多得資以爲完全之預備，方免失敗；何日抵港，乞先電知。弟今日附日郵行矣，不及相候，悵惘無似！留此即請大安！弟黃興頓。」

(三) 發難的準備

黃先生於十二月十二日自南洋歸時，趙聲已先期回來；胡漢民也於次年（民國紀元前一年之）正月月中旬回到香港。這時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同志也多來到。於是乃依照軍政府的組織，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衆人公舉黃先生爲統籌部部長，趙聲爲副。部以下分課：（一）調度課，掌運動新舊軍人之事，舉姚雨平爲課長；（二）交通課，掌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路交通之事，舉趙聲兼課長；（三）儲備課，掌購運器械之事，舉胡毅生爲課長；（四）編制課，掌草定規則之事，舉陳炯明爲課長；（五）祕書課，掌一切文書之事，舉胡漢民爲課長；（六）出納課，掌出納財政之事，舉李海雲爲課長；（七）調查課，掌伺察敵情之事，舉羅熾揚爲課長；

(八) 總務課，掌其他一切雜務，舉洪承點爲課長。其餘各同志，各以其所能分屬於各課。

人事既經分工，乃進而謀軍事的配合。由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廣州新軍及防營由朱執信、胡毅生運動各地民軍，由李海雲担任海軍。又擬攻取廣州後分爲三軍，新軍出湖南趨湖北，由黃先生自己統率；一軍出江西趨南京，由趙聲統率，一軍留粵爲後援。等到南京武昌克復後，即會師北伐。又派熊越山赴日促同志回國，以充實力量。並命劉揆一、宋教仁、陳其美、于右任、譚人鳳、居正、田桐、孫武等分途担任各省響應工作。黃先生在廣州主持發動，決定分十路進攻，其計劃如下：

- 一、黃先生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總督署；
- 二、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台；
- 三、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
- 四、陳炯明，胡毅生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餘人防截旗滿界，及佔領佔德、大北兩城樓；
- 五、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協署兼大南門；
- 六、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攻小北門，延接新軍；

七、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

八、張六村率五十人佔龍王廟；

九、洪承點率五十人破四槐二港砲營；

十、羅仲霍（則軍）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

此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屋九處，以備臨時放火，張大聲勢，擾亂軍心。其總司令則由趙聲担任，黃先生爲副總司令。當討論進攻計劃時，譚人鳳以爲：『凡此十路，應有一人居中司指揮調度的責任，不應同時都告奮勇，况八百敢死隊語言不通，術道又不熟，將向何處去衝鋒？並且合則勢力大，分則勢力薄。清將軍孚琦已死，他的衙署和督練公所警察署都不關重要。過去的失敗，是由於李準握有重兵。所以現在最好的辦法，應先炸斃李準，合攻督署，再由趙聲從城外以新軍進攻，裏應外合，較易得手。』譚人鳳這個提議，自然很有道理；但黃先生更深具苦衷和用心，覺得有向譚解釋的必要，因此黃先生挽譚到另外一個房子，解釋說：『老先生，你說的也有道理；但這是我們早定的計劃，同志們將視我們的勇怯爲勇怯。請你不要再持異議吧！』於是議遂決。

(四) 身先士卒

布置既經就緒，在香港的同志大半於三月二十四日進省，黃先生也於二十五日入城主持。發難的日期曾經過數次波折，最後乃定為二十九日，因為有一批軍械到這天纔能運到分配，而廣州新軍又有傳於四月初旬退伍之說，故時間也不能再遲。日期既定，黃先生乃密電香港趙聲等，要他們準備。不料竟有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密告，張謀商於水師提督李準，即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來省戒備，以三哨保守龍王廟高地，令旗兵運砲上城，並加發警察的槍彈，且擬收繳新軍的槍械。因此，胡毅生主張延期，而陳炯明也從旁附和。黃先生則以三個理由堅持不可。他說：「第一、本黨這次係傾全力來謀起事，不能稍存畏葸的心理；第二、軍火既已入城，難再運出，經濟方面同人如果不原諒我們的苦衷，說我們是欺詐，必致斷送革命軍的餉源；第三、黨衆既奉司令部的命令，不戰而退，何以示威信於後來？我已下了決心，個人願以一死和李準等相拚，以謝海內外的同胞，而維黨人的信用和名譽。至於各部則可保全槍械，留作後用，乘機退出，以免搜捕的危險。」於是遂令宋建侯、洪承點先遣趙聲所部返滬，餘亦準備相繼退出。但不久，林文、喻雲紀來報告，說：「四日前，警局已奉到搜索命令，且夕必發。所以不但不能改期，且須速發

，方可自救。『因此主張集聚四五十同志，襲攻督署，黃先生也具決心。到二十八日，陳炯明，姚雨平來報告，說：『李準調來的防營三營，裏面有很多同志，現泊天字碼頭，即欲乘機響應。』黃先生即命與林，喻等商議，遂變更原定的計劃，將十路改爲四路；以陳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練所；（教練所所長爲湖南同志夏壽華，學生也有不少同志；湖南同志黃一歐、胡國樑、柳聘儂先期入該所充學生，聯絡發動。）姚雨平衝破小北門飛來廟，並延接防營和新軍；胡毅生率二十人守大南門；黃先生則自攻督署。計劃既妥，遂約定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出發。

黃先生這次是決心成仁的，在起事的那天早晨，他寫了兩封絕筆書，一封給鄧澤如，一封給李源水等。他給鄧澤如的信說：

「澤如先生大鑒：事冗，未獲通音問，罪甚罪甚。本日親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兄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項清冊，雖細數亦有登記，當先寄呈宣布，次荷屬南北美洲各部，無論成敗，俾共曉。然此次之款，涓滴歸公，弟等不才，預備或有未周，用途即因之不當，負咎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獲捷，否則雖寸磔吾軀，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對諸公耳。絕筆。弟黃興頓。」

又致培區、源水、孝章、應章四人信說。

「事冗，無暇通候，罪過罪過。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即頌
壽安。弟黃興頓。」

這天，黃先生所部川、閩、湘數省及華僑同志都集合聽命，趙聲部下也有數十人趕到。下午四點鐘，黃先生即集合同志講話，演詞激昂，大家更鼓舞奮發。當即每人發給大餅一個，毛巾一條及槍械炸彈，立時裝束。本來羅仲霍担任率領五十人破壞電信局，李文甫担任率領五十人攻石馬槽，因二十七日得令退出，到現在也隻身加入。朱執信本已担任其他任務，恰巧來到，也剪去長衫下截加入。鬚髮蒼白的譚人鳳剛從香港來，見黃先生束裝已妥，正發子彈，譚即請黃先生稍爲休息商量一下，但黃先生不聽。譚乃將香港各情報告，請緩一日。黃先生頓脚說：「老先生，不要亂我軍心！」譚見此情狀，知己不能挽回，於是也整裝加入，向黃先生索鎗。黃先生婉言拒絕說：「先生年老，後事還需人辦，這是決死隊，我求你不要去。」譚發怒說：「你們敢死，我獨怕死嗎？」黃先生不得已，只得給與槍兩枝。譚誤觸鎗機，砰然一聲；黃先生又把槍奪回，說：「先生不行，先生不行！譚」無奈只得作罷。從這一點，可見當時黨人見義勇爲，爭相赴難的

熱烈！

時間是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黃先生率領百餘人，身先士卒，由小東營衝向兩廣督署。黨人都臂纏白巾，脚着黑面樹膠鞋，手執槍械炸彈，司號的一手拿著螺角，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撲向前。他們很快就到了督署，猛攻轅門的衛隊；黨人何克夫、林文、劉梅卿、馬侶當先擊斃衛隊統帶金鎮邦，衛兵大部脫逃，一部被截擊退入署內，倚柱抵抗，黃先生發槍，打傷一個，其餘的都棄槍投降，頗爲嚮導。於是黃先生率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入署搜索，張鳴岐事前已聞風逃走，沒有找到一個要人，乃把燃料堆在牀上，放火而出。他們出了督署，到東轅門，突和李準的先鋒隊遭遇。林文早聽得趙聲說李部下有同志，遂急趨前招撫，高呼說：『我們都是漢人，應當共除異族，恢復漢土。不用打，不用打！』可是話還沒說完，就中彈死了。於是雙方展開激烈戰鬥。黃先生正對準敵人射擊，忽一彈逕直飛來，中他槍上的鐵機柄，擊斷右手扳機的中食兩指第一節，他即用指的第二節扳機射擊。敵軍人多，四面漸漸合圍，黃先生乃令黨軍分三路衝出：徐維揚率花縣同志數十人，出小北門，延接新軍；川閩籍及南洋同志成爲一路，進攻督練公所；而黃先生自率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等十多人，出大

南門，想和巡防營相接。黃先生等到雙門底，就與防營遭遇。革命軍見巡防營沒有符號，且舉槍相向，方聲洞乃發槍擊斃一個哨官，於是敵彈像雨一樣的打來，聲洞當即戰死，其餘的則各自爲戰，日戰且退，最後只剩黃先生自身一人。他看見情勢不對，乃以肩撞開一小洋貨店的大門，進去後馬上關起，從裏面發槍，打死敵兵七八個，敵兵怕了這位神槍手，連忙退却。敵兵雖退了，但整個戰局則失敗了。失敗的主因在陳炯明、姚雨平、胡毅生三路沒有發動響影，致使黃先生的一路成了孤軍。但在黃先生，已盡了他的職責，可告無愧於黨，可告無愧於國！

(五) 患難因緣

黃先生自敵退後，即叫喚店裏的夥伴找茶喝，但沒有看見一個人。這時黃先生的指傷非常痛，他乃以涼水沖洗積血，血水流兩三丈遠，沖後縛好止住血流。不多久，忽然有一個小夥計把屋板拆開，衝了進來；黃先生馬上迎面擋住，對小夥計說：『我被人打傷了，現在想到長隄去，但路途不熟，你送我一程吧。』恰好這小夥計是從長隄來，曉得城門還是開的，馬上答應了。黃先生乃取了一件窄黑長衫換去血衣，帶上一頂小草帽，由小夥計送到五仙門、直街。他想到溪峽的機關，於是喚船過海，說明渡到海幢寺。船夫索價很大，照數給了纔開船。但只到河南東岸，船

天就催他上岸。他是知道事的輕重的，便也不和船夫爭執；但問船夫的路向，曉得距目的地還很遠。於是他步行到漱珠橋，向一個雜貨店詢問溪峽的方向，因言語不通，轉問警察纔曉得。但他並不急急前行，他還站在漱珠橋頂，觀望對岸的火勢，很有一會纔走。他這種大勇的鎮定，真非常人所能及。他離開了漱珠橋，繼續前進，但他不曉得溪峽機關是何門牌，只知是假節胡宅娶親的人家。他走到一家，黑夜中看見大門懸有大紅的對聯，自忖一定是了，他即叩門，不巧各黨員都已外出，只留了一個僕婦，不讓他進去，他央求了好久，僕婦纔答應，而時間已是九點鐘了。他登樓沒有看到人，只見一人直立，他疑心是被勒死的，等到急忙走向前細看，原來是一個小丫頭打瞌睡。他這時指血還在流，疲困萬分，正在想休息的當兒，忽然回來了一位女同志徐宗漢，看見他那個樣子，不覺大驚，乃急忙爲他裹指。第二天早晨，莊六出去購止血藥，路上碰着趙聲，連忙帶他來見黃先生。原來趙聲於二十九日夜和胡漢民盡率港中黨員李恢，鄭烈等二百餘人來省，三十日早晨到達，及分頭上岸時，纔曉得事已失敗。胡漢民知各黨員因城門緊閉，不能進去，不得已分別折回。至趙聲則因迷了路，渡到河南，纔得見莊六引去晤黃先生。兩人一見，相抱大哭；感傷過度，黃先生暈過去了。同志們大慌，連忙灌以葡萄酒，纔慢慢醒來。但黃先生是最

富同情最重義氣的，他看見同志們死了，豈願獨生？所以小醜後，敷傷裏手，緊要去和清吏拚命。趙、徐等百般安慰，竭力勸阻，他纔暫時止住。趙、徐等商定，如果有黨員來問，都回答說黃先生已戰死，以避免人的注意。三十日的夜晚，由莊六送趙聲由澳門、香港。到四月初一，黃先生改着灰布長衫，由徐宗漢送赴香港；搭的輪船名叫哈德安，上船時已沒有房位，黃先生坐在廳中的沙發椅上裝睡，徐宗漢則坐着把身子蔽着他，因為船上黨員很多，怕人發現的緣故。到香港後黃先生的指傷仍很痛，且有一指將斷未斷，乃進雅麗氏醫院割治。照例，割症要親族簽字，自然當時找不到什麼親族；徐宗漢起初很躊躇，但大義心終克復了小節的顧忌心，最後以妻子的名義簽了字。他們兩人從此而結了百年的因緣。

(六) 海外的報告

這一役，黨人的精英損失至大。未久，趙聲復病死於香港，尤失了一個得力的領袖人物。辛亥光復，黨人的勢力不能達於長江以北，趙死是一個主要原因。這一役規模既那樣的大，因此事後最緊急問題，就是急謀善後的辦法。當經決定派人上省照料，負傷歸的即延醫給費治療，戰死的則優恤他的家庭；至於在內未發現的軍械，則盡量設法保存，並遷易舊時的機關，以掩人的耳

目，新軍及巡警教練所則留爲後圖；到港的人分別由統籌部酌送川資遣散，願去南洋的則由劉芷芬照料。又因這一役用款很多，都是由海外同志籌來，尤不可有詳細的報告；因此黃先生乃和胡漢民聯名發布告海外同志書，將這一役籌備的經過，戰鬥的情形及失敗的原因，源源本本說出來。那報告書說：

「同志諸君公鑒：自起事至今，始能執筆，綜述報告。善後事繁，頭腦昏痛，未暇作詳細之書也。請將始末情狀一一述之。自去冬克、伯、展三人到底能，與中山先生會，即提議籌款大舉。於是伯先先生歸港，願存前此支部之機關，一面爲擴張進行計。十二月，克由仰光出，詣芙蓉蠟羅，與諸同志熟商，知英屬款項有着，即歸港。就港部辦事諸人，草定章程，分科擔任。

(一) 軍事部分科擔任之情形 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選舉克爲部長，伯爲副長；次則有調度課，以運動新舊軍界，舉姚雨平爲長；有儲備課，以購器械及運送事，舉胡毅生爲長；有交通課，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處，舉伯先爲長；有祕書課，掌一切文件，舉展爲長；有編制課，草定規制，舉陳炯明爲長；有總務課，司其他一切之雜務，

舉洪承點爲長。其餘同志，各以其能力分屬於各課，共同致力。此分科辦事之情形也。

(二) 破壞粵城之計劃 發動計策，原以軍界爲主要。從前運動，祇在新軍，此次調度處之設，則兼及防營警察。惟警察無戰鬥力，防營自舉辦清鄉以來，駐省不常，故仍視新軍爲重，新軍有槍無彈，所有僅備操時數發之用；則必先有死士數百人發難於城內，破壞其重要行政機關，占有軍械，開城門以延新軍人，然後收佔領省會之全功，此其在庇能時與中山先生議定者。初擬集死士五百人（名曰選鋒），後以方面多，而力量恐不足，則加爲八百餘人；一、攻殺張鳴岐，克任之；二、攻殺李準，怕任之；三、佔領督練公所，莫紀彭、徐維揚任之；四、防截旗滿界，佔領歸德大北兩城樓，發生，炯明分任之；五、攻破警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黃俠毅，梁起任之；六、佔領飛來廟，破小北門，延新軍入，姚雨平任之。以上各率百人。李文甫任五十人，攻石馬槽；羅則軍任五十人，破壞電信局（以上選鋒）。選鋒之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屋九處，皆在其要地，預備臨時放火，以擾其軍心，此發難計劃之大畧也。

(三) 預算并支出之大略 以有八百人之選鋒，則必有百餘之槍械，故備儲課預算四萬餘元

，調度處預算二萬餘元，統籌部預算二萬餘元，交通課五千，選鋒八百餘人召集佈置種種，約人需三十餘元，故亦預算二萬餘元，惠州預算五千，合以總務雜費，放火委員等費，總共預算必要需十二萬元，另預籌預備費數萬，當克到蠟羅時，承熱心數同志，擔任英屬南洋籌足五萬，因計中出到^元，至少可得五萬元，而謝良牧於各間入泗水，電稱已籌得款五萬。即而聞有雨平之友往泗水運動，言此款必交雨平，雨平已共同辦事，本可無分畛域。旋據雨平由泗水來信，則云已擔任八萬，劉芷芬往巴城，自任當另籌款萬元；文島籌款員，亦報告可籌二萬元以上。伯先回港時，即與會伯謬商款事，又由雨平與之交涉，據其答應，兄弟各出萬元，故大約定為六七萬元之收入。後泗水正月來五千，至三月，始又來五千，三月二十日，又來萬五千，共來二萬五千元；劉芷芬籌得款五千（除支伊經手公費千四百元，用納課實收三千六百元），又交來梁緝若兄款五百，古亮初交來銀二千，謝魯倩交來黃甲元君之款一千四百五十，統計荷屨之款，出納課所收到者，僅三萬二千五百元。（良牧轉港無所交，會伯謬兄弟未出一文。）二日間，英屬南洋連安南、暹羅之款，已達五萬，美洲區域多利政公拿變產，帶到三萬四千，溫哥華致公堂電到一萬九千元，滿得科電到萬一千，金山一萬，檀

香山二千，紙約二千餘，（美洲及檀香山共七萬八千餘元。）弟第信海外同志，其熱度不分高下，惟荷屬壽款考實不統一，紛言運動，經手又不一人，此所以情形稍異。（按出納課組織完密；凡捐款，以交到出納課取回收據爲憑，爲未交到者，卽由其經手是問；凡支款，必由統籌部長認可簽字，交出納課長親手支付。事後當使出納課長將總數收支冊寄南洋，以次轉各埠察核，俾堅信用。此係未發難前，弟等公議如此辦法者。）

（四）事前殺李準之無成 初，擬於去年十二月先殺李準，以去一大阻力。適馮憶漢自庇能回，力任其事。已教以裝配擲發炸彈之法，且爲之佈置一切。而馮屢次推宕。至正月，弟等以暗殺事不宜太近於發難時期，乃與約不得過二月十五。馮匿跡十餘日始出，自云墮水染病返鄉。究之反覆游移，色厲內荏。（前後支公款數百元，炸藥等事，又係另爲佈置者。）馮已大言誤事，而溫生才之勇俠，又未謀之黨人，一擊而殺孛琦，行事誠爲卓絕，然孛琦廢人，我等之大障物乃在，反使彼虜驚駭嚴防，真吾黨之大不幸也。

（五）惠州事件之失敗 軍事以省城爲主，同時着手惠州，因惠爲省屏藩，形勢所在。去冬，曾秀自南洋歸，卽與磋商；惟察其人，無軍事上知識，決不足以當一面。因與伯先共任羅

熾揚主其事，姚雨平亦力保之。熾揚曾爲新軍砲營排長，去年正月犯難而出者。預算經費需五子，以運動會黨，補充槍彈。熾揚使陳仁甫入惠交通嚴德明，而自帶款數百往油類頭購械。至則又電滬請匯五百元，言已定購，需此數立付價。乃自油歸僅換回六響數枝。是時羅則軍，會其先自南洋歸，展邀與熾揚共事，熾揚不欲，謂二人有攬歸州人自辦之意，而二人則調查得熾揚有挾妓浪費及種額不名譽事，克等猶未敢信。及三月下旬，熾揚見陳甫仁，嚴德明出，則謂運動已成，須身入惠，求補加槍枝，遂給以駁壳槍一，八響無煙一，七響無煙九，碼子配足，切囑其設法攜帶。（是晚又支千五百元，連前共支四千餘元，）詎行至澳頭。即被從行李搜出槍械，同行四人，捕去陳甫仁、嚴德明，伊與謝姓幸走免。歸港報告，則言同時失去現銀二千三百。閱二日，嚴德明自巖手逃歸，則言當搜檢時，一一點交物件，其中並無銀兩被搜。以質熾揚惟，熾揚矢天日而已。德明聞熾揚支過公款四千，則入驚奇，謂仁甫入惠，祇用過銀兩百餘，餘款安在。熾揚嗣是亦匿跡不出。克等爽然嘆知人之不易。惟熾揚固債事，而惠州又不能置之不理，乃責之於嚴德明及鍾君，另備款二千五百元爲經費。嚴、鍾二人，皆若操必得之券。二十七，鍾出港，求加款數百，謂可多得數百人。（時克已入

省，展爲之代理。）叩其槍彈，則云已定購，未到手，若必二十九發，則惟有縱火焚城之一法。及二十八晚，省再定二十九，展因發密電，使於三十舉事，然至今尙無消息。惠之無效，不得其人以任事也。

(六) 展緩時期之原因

原議三月十五日爲發難期，繼而不能不緩者：一、則美屬款未到齊

(荷屬款萬五千元，亦到二十以後)；二、則溫生才事件發生，省會戒嚴，欲待防稍弛；三、則日本之械，其大數尙未到。(按此中尙有一誤事之人。則由日運送，係托學界同志，用行李帶歸，香港無入口稅，向無檢查。一日洪承點見上海、金山船到，有檢查者，歸報克，因電日本令來者注意。是時吳君在東主任發付，遂告之帶槍械來之湖南學生周來蘇，並爲改搭頭等客位。周來蘇以專使伊注意自己防衛也，舟過門司，盡棄之海，凡七響無烟七十五，金山大六響四十，碼子四千。船到港，則一切無事。許多利器，徒付東流。此幫到最先，若無此舉，則已接收得用矣。)然早知四月初有二標退伍之確耗，則時期亦祇能盡二月底。乃粵東自溫生才事後，防日嚴密，偵探四出，旗界戒嚴，按戶查詰，所租旗界備放火之屋，受迫遷出四處，且風聲日露，南洋則有報告者，京則有電報，然同事者決不肯知難而退

(七) 選鋒之召集 是時外省之選鋒，到者十九。伯先所部，悉江南南徽之人；克則有川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並招其鄉死士三十餘人來，南洋、安南歸來之同志，悉願從克，已皆集居於香港。衆議恐臨時不及照應，故共定先期集合省城。至二十四五，伯先之人已半上，克所借爲將領之同志亦先上，其餘各部亦陸續上。

(八) 器械之運送接收 至於器械，則子彈小包由頭髮運送上省，槍則僅到七十餘枝（係西貢所購，由周之貞、鄧漢圖借廣妹從他路運入）。殺生以中旬上省，儲備課事，由克，展二人代理。頭髮及他路運入之策，皆殺生所先定。其擔任頭髮轉運，常爲陳鏡波，於港設頭髮公司一，省設公司二，其始運子彈凡三次，由少續多，皆無失，乃頗恃此路，殺生亦以此而愈信鏡波。至二十四，日本之械已陸續到，王鶴明與杜君（俱星洲同志業機器者），發明一法，用罐頭裝載，至二十六日始付寄。二十七日，西貢第二次械到，日本之械亦全到，則俱由頭髮裝。是時港部恐省中無主，共請克於二十五晚入；克未入時，省中已預定二十九舉

(九)克入省定期及二十八改期之事 及克入，爰定二十九，發電至港部；蓋預計四頁及日之械，到此日方能接收分配也。詎二十七張鳴歧、李準調巡防二營回省，以 喻助守龍王廟高地，殺生即提議改緩時期，陳炯明和之，宋建侯（宋、伯先在省之代表也）亦以爲然。姚雨平則反對，惟姚亦要槍斃在五百以上。此時接收之槍，不過七十餘枝，罐頭一幫，尙未取出，不敢作爲必得之數。原公議刊發動時，若槍枝有意外，則不能照原數分配。今姚爲此要求，知必難辦到，及姚聞新軍二標收槍，姚亦不敢固持其說。克見各部如此，所謂改期，無異解散，克之痛心爲何如！故即決心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胞，而令各部速即退散，免搜捕之禍。當與宋，共二君商，先令伯先所部返港，餘亦陸續退，一面保全所有之槍枝，留爲後起者之用。移林時爽、喻雲紀到克處，言不特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以巡警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戶口之耗，且夕必發也（河南巡官四川同志報告喻君者）。克以二兄之決心，則欲集三四十人攻督署以殺張鳴歧，議亦決。

(十)仍定期二十九之原因 二十八日，陳炯明、姚雨平偕到報告云，調來順德三營，內多同志，其軍官十人中八爲同志，一爲中立，一反對耳，現泊天字碼頭，即又欲乘機起事。姚

、陳遂往與其人商定，未幾，即還報，言其人已決心，當即密電港，仍定期二十九。克意此三營若能反正，不患餘營不降，况有新軍之大力爲後盾，又巡警教練所有學生二百餘人，決心相助，其槍彈足用，有此數者，事儘可爲，即定計劃。

(十一) 臨時改定任務 克仍攻督署，姚雨平任攻小北門占飛來廟，並迎巡防及新軍，燭明攻巡警教練所，殺生以二十人守南大門，約定二十九午後五點半鐘同發。是早早船，克部閩省之人及安南同志俱上，俱到克處。(伯先所部亦有數千人上省，惟俱未到伯先代表宋君處，致宋部無人，不敢獨當一面。)

(十二) 克獨攻督署之情形 臨時商與所部由小東營出，槍殺巡警於道，疾行而前，猛擊衛隊，殺其管帶，破入督署，守者皆逃，當有衝隊數人，被截擊入署，不能出，棄槍降，求爲引導。於是直入內前，克與林時爽、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親行遍搜，無一要人。克欲覓放火材料，如書籍文件之類，亦不可得。觀其情形，當係二三日而走避者，克乃以火種置床架上而後出。(及克至大南門外往河南，火始發。)張鳴岐知發動之期，知督署之必攻，此中當又有最密切之偵探報告，否則不能如是之靈活。(二十六七、殺生已疑陳鏡波爲偵探

，後益知其確，然再定二十九及克親攻督署，此等事，陳尙不足以知之。兩平逢人運動，又力信巡防營爲可恃，安知不爲賣，致滿虜知吾軍之內容。

(十三)以後巷戰之情形及黨人死事之勇烈 初入督署時，僅死三人。已出，則林時爽於東轅門招撫李準之先鋒隊(以伯先部常言李準之部下已運動多人)，突致腦中槍而死，克中傷右手，斷兩指，他同志亦有數人死於南隊門首者。時就所有部分爲三路，克與十人出大南門，欲與巡防營接應；徐維揚以花縣四十人，欲出小北門，與新軍接應；餘則川，閩同志，及安南、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福建人與克出，行最先，遇巡防營於雙門底，見其並無相應之號，且舉槍相向，方乃發手槍，殺其哨弁一人，敵槍環攻，方死之。克且戰且前，然回顧下不見一人，以肩撞破小店門入之，從內發槍，中七八人，敵却退，聞彼營中傳語往保護提署，遂相率去。克乃易衣而出，入河南女同志家，初二始返港。(後乃知同時朱執信、鄭坤、何克夫得生還，餘則死矣。)喻雲紀兄與攻督練公所，途遇防勇，繞路攻龍王廟，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爲之披靡，後失手被害。李文甫攻督署時，非常猛烈，已出，傷其右足，後爲虜獲，從容談笑而死。其餘殉國而死者，粵同志則有羅則軍、李子奎、李羣、

周華、王鶴明、杜君、馬侶、羅坤、章雲卿，四川同志則有饒國樑、秦炳，閩同志則有林覺民、陳可欽、陳與新、劉六湖、劉元棟、陳更新，吳任之、馮郁莊、林尹民、郭炎利、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曾翹、劉濤、虞全鼎、周團生、吳順利、吳炎妹、吳七妹、尙有不知姓名一人。徐維揚（花縣人）部下之衆，死者二十四人，被捉在監者六人，負傷生還者十六人。朱執信攻督署時，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在二門，爲後列誤傷肩際，仍與克偕行至雙門底，遇敵相失，後入其門生家易服出險。何克夫與防營亦力戰負傷，出大南門，遇至戚家，匿三日而後出。鄭坤負傷出大南門，入一店，爲所逐，且呼賊，坤憤殺之，奪衣而出，事由自衛，情尙可原。四川熊克武，福建王以通，嚴驥，皆負重傷而出。克同攻督署者百三十人，內徐維揚四十人，劉古香十四人，此二部稍弱，餘則雖以朱執信、李文甫陳與新之溫文，均敢先當敵，無絲毫怯懦之態，蓋義理之勇爲之也。林時爽本同林覺民、陳與新在東籌有的款，將歸閩舉事，已來港，則同死於廣東。閩同志死者，多畢業高等專門學生，年少才美，傷心俱燼（此次死者多英才，其價值愈高，亦愈足動國民之觀感。）喻雲紀藥學畢業，能製炸彈炸藥，精衛北京事件，喻同謀，炸彈發現

，再歸日本合藥，故未與精衛同捕，此次舉事，最先決心，蓋已置死生於度外。羅則軍本有十人，任毀電信局，至二十七令其退返。李文甫任五十人攻石馬槽，亦於是日令其退返。而二人再知定期二十九，則隻身赴難，殉戰而死，俱爲難能。王鶴明、杜某某、李文楷，事事勤慎，不辭勞瘁，倉猝戰死，可惜可哀。戰之翌日，海防同志李德山等數人，走入米店，據米爲壘，拋擲炸彈，營勇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焚燒，惟羅穩一人走免。伯先之代表宋建侯，亦輕裘緩帶之士，既已遣散其部下，獨與數人合克部攻督署，後不知如何被捉。各報登有宋玉琳，供詞慷慨，可見其生平矣。龐雄爲高州吳川人，素運動廣州灣方面，此次亦遇害。石經武留宋建侯機關遇害。其餘江、皖、湘、粵之士，雖未與戰，而陷在城內，因無辯被害者不少。

(十四) 失敗之原因與担任務者之不力 事之敗也，以經營過久，人先械到，日露風聲。(此着乃事勢使然，因先料可購械之地，後俱不如願也。而湖南周來蘇棄槍於海，致需重購重運，亦貽害不細。) 且知人不明，內藏偵探，使敵爲之。加之溫生才之暗殺，新軍之隊伍，皆促處之提防而爲我之障礙。然使各任事之人，俱能盡其義務，則講雖日防，而我戰鬥力

大增，如當時祇百餘人，而橫直衝突，虜幾無如何。即晚克出大南門，徐維揚到小北門，見旗兵皆棄城不守，當時如新軍北入，巡防營從南入，孰能抵抗？張、李二賊，爲空衙空城之計，若軍界有變，即不啻自貽伊戚。而孰知平日專任調度處之人，匿不敢出，僞云其衆有槍無彈。（是時姚雨平所部在省，並未遣退。初雨平言毅生不肯發彈，克亦始信其言。後克知雨平已由女同志某氏收槍彈三千餘。且二十九雨平到某某書院取槍彈，二三其說，後卒不取而去。惟已有彈三千，儘足以起。又伊前已另支款三千五百元，爲自購槍械之用，此項又安在？以平日慣爲運動，至確信其可即時反正之軍隊，一與接觸，又復何難？倪映典隻身入軍，而三千人皆反，人之賢不肖相去遠矣。）二十八日再三言巡防三營必反必應，克等因此再定二十九之期，詎臨時並不一往。（證以事實，則巡防營與我黨相遇，到處敵視。）苟非作假欺人，即忍心作壁上觀也，此姚雨平誤事之罪也。毅生所部，連東莞人爲百五十人，二十七因改期之說，遣退之。二十八晚，由朱執信馳往某鄉測度其情，不及復來。克乃聽其擇陳炯明二十人守大南門。詎二十九三點，陳炯明馳至某某書院告毅生，謂又改期三十。（此議係港部二十八晚發電求緩者，因得電時已十點，而在港尙有三百人，恐早船不及全上，故

發電求緩一日。)然克等在省議既決定，炯明初以爲言，克卽拒之，再使其友人馬氏來，則克衆已裝身備戰。不知炯明何據，硬謂克既允改期，偕同毅生仍將始平書院槍彈收藏。毅生既信其言，因謂與炯明部下言語不通，請炯另派一人指揮，而身自去大南門會順德派來之人，後遂不及入城。毅生既承任務，初豈不知炯明所部爲海陸豐人，後至臨時，方始悟及。其誤一。惟其任守大南門，故多分駁壳槍數枝，否則入克部，戰鬥力增，傷亡或少。其誤二。炯明本不知兵，然任指揮不辭，乃硬造爲克已允改三十之說，自誤以誤人。尤不可解者，始任攻巡警教練所，及聞毅讓還其部下二十人，則云如此，我並以全衆守大南門，斯已非矣，後則並大南門而不守，此皆炯明誤事之處也。二十六日，克與公衆定期二十九，倘始終不變議，不撤退各部，而仍陸續前進，則在省多三百人，虜不足懼；即敗，或能大隊衝出，而毅生，炯明等，則以風聲之透露，以爲事必不成。(以事勢論，巡防營新軍不能反，雖有黨人數百，亦難望占領廣東，而如毅生所料，然究竟有進無退，方爲我輩之決心。)殊不知張，李二賊，設網張羅，在我輩之投入，倘能盡數拚命，未必果全燼也。二十八晚港部得省電，以港尙有三百人，當時譁既重，恐一般數百無辯之人，不便登岸，故分小半上省，而大半入

夜搭船，同時發電，請省緩一夜，展與伯先，俱以嫌疑重而識面者多，故俱搭夜船上，至二十九事已失敗，城門重閉，不得入，乃相率歸港。

(十五) 善後事宜 共議將外省外鄉之人分別遣散，一面派人上省招呼其負傷歸者，延醫給費治之。戰死之士，則恤其家。其在內之軍器未發現者，則設法保之。易舊時所用之機關，以遮港探之耳目。計巡防營不足信，而新軍與教練之衆，則不能責以不來，幸事後無大牽涉，可留爲後圖。

(十六) 預算不足之原因 至於此次辦事，由開始至發難之日，共用款十七餘萬，溢出原來預算四萬餘。統籌部溢出一萬餘，儲備課溢出二萬餘，選鋒課溢出一萬餘。統籌部之溢出，因經營既久，費自稍多，且內含有電報費三千餘，又去年各課未成立之時，一切費用，俱屬於統籌部故也。儲備課之溢出，則原擬購槍六百，約價三萬八千，餘加入運送費四千，炸彈費一千，及他種軍用品費，定預算爲四萬五千餘，後因選鋒加多人數三百，於是發款，由該主任人自購槍械，卽如下開姚、張、黃、莫、鄭所支購槍費；又爲新軍補充子彈增購炸藥，在日本購槍六百二十八枝，連子彈及運送費，用銀三萬五千餘，由西貢購槍一百六十餘枝，

用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在港購得三十餘枝，用銀三千七百元，三者共銀五萬一千餘，加入各主任人購槍費七千三百餘，打刀費七百二十，省港運送費祕密保存費共三千餘元，總共用銀六萬五千九百餘，現尙欠日本槍價債銀一千元。附表如別紙另列。又惠州一方面，已被羅熾揚先後用去預算之款，而其後再給費嚴德明謀之。此處去款二千五百。交通課原定五千元，以三千運動江、浙、安徽，二千運動湘鄂。伯先所任爲交通委員鄭贊臣者，運動交通江、浙，既用去指定之款，又攫伯選鋒千數百元用之，猶以爲未足，三月儲備課使林直勉往滬購械，餘款二千，鄭竟假造電報，將該款騙去。其餘尙有瑣碎之費，爲初算未及者。

此番以黨之全力舉事，中外周知。而事機坐誤，不能有成。粵省一失，各處都不能發。雖虜以黨人敢死勇戰，至今猶草木皆兵，然費如許力量，得此結果，豈初念所及耶，又况死我仁勇俱備之同志之多？謀之不臧，負黨負友，弟等之罪，實無可辭，惟此心益傷益憤，一息尙存，此仇必報，斷不容張、李二賊之安枕也。旬日之內，悼戰死之良友，哀方未艾，而忽有傷心之事，則伯先於初旬患腸病，加以抑鬱，不復調理，至劇病時，延西醫診視，乃知爲盲腸發炎，即催其入醫院割治，已又數日，則腸已灌膿，割處竟不知痛，飲食不進，竟

長逝矣！以伯兄平日之氣概，不獲殺國仇而死，乃死於無常之劇病。彼蒼不仁，已殲我良士，又奪我大將，我同胞聞之，亦將悲慨不置，况於目擊傷心者乎？書至此，不能復紀，惟公等鑒之。卽頌道安！弟黃興胡漢民頓首。」

（註：關於報告書中指揚姚雨平等之罪一事，據後來胡漢民致鄒魯函，謂黃先生後來對姚等已諒解。）

（七） 事後的傷感

轉眼黃花看發處，爲囑西風，暫把香簾住，待灑滿枝清豔露，和香吹上無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紛飛，氣直吞狂虜，事敗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長無語。

——蝶戀花（吊黃花岡詞）

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

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

——繞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聯

漢上風雲紀後先，

中原光復倍悽然。

不知何處募弘血？

只剩遺編是青年。

——題林文烈士遺集

黃先生是黃花岡一役的主帥，而死難的七十二烈士又是和他一道衝鋒陷陣的部下和同志，我們從上面所引他事後所做的詩詞，可見他當時悲痛深切的情形。但他一方面悲痛，接着終得到了安慰。因為黃花岡一役，血肉橫飛，全國久整的人心，因而大奮，清廷的心膽，亦為之喪落，不到半年，而武昌的大革命即告成功，真所謂「氣直吞狂虜」了。

國
文
學

七〇

六 「祇憂博浪椎難鑄」

——主持行刺復仇

黃花岡之役失敗，閩蜀兩省英銳同志損失殆盡，而賊酋又沒有剷除，黃先生憤不欲生，他說險到溪峽時，曾因悲痛過度暈了過去，等到醒來，敷好指傷，就要去和清吏拚命。同志們竭力勸阻，纔暫時止住。回到香港，他又躬行荊蕀之事，又爲同志所阻止，不得進行其志。且看他八月初九日致馮自由的信：

「廣州之役，弟實才德薄弱，不足以激發衆人，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遭此大敗，而閩蜀兩省同志，因此亦損失殆盡。弟之負國負友，雖萬死無以蔽其辜。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爲害之虜賊，以酬死事諸人，庶於心始安，亦以作勵吾黨之氣。故以四月初二返港，專意養傷，一面圖集少數實行之士，以爲復仇之計。除與展堂兄同署報告書之外，未嘗與一友通隻字，其所以如

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擺脫一切糾纏，促其進行之速。不意蹉跎歲月，爲同事所阻止，不得進行其志。悲憤交集，無可發洩。適得揚君篤生在倫敦自沉消息，感情所觸，幾欲自裁。嗚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並死亦不得自由，誠可哀矣。嗣得兄及中山先生並少年報致公堂各同志書，責備甚重。如以弟爲繫華僑之望，則弟實不敢當，以弟在吾黨，亦不過徒有虛名，自問於黨事初未有如何之實益。若以弟一死爲妖黨所藉口，致阻礙將來籌款之路，或所不免，此則弟日來所躊躇於心而未決者也。」

黃先生自己既不能躬行狙擊清吏，乃於民國紀元前一年七月間派李應生負責進行，而尤注重於李準。李應生到廣州，得梁綺神的幫助，在倉前街租到一間屋子，作爲暗殺的機關。同時黃先生電召周之貞自星加坡回國，協助李應生進行。之貞到粵，與應生會面。應生說：「梁綺神在南關倉前街租了一間店房，街頭即是水師公所，街尾即是警察區署，橫街則接官亭，爲李世桂大營之所在，是李準必須經過的地方。住在這裏，我們的目的可以達到。但城中通例，凡租屋營業，必交重金給舊客。現在定銀已交，但舊舖客之款，尙未清楚。如果與舊舖客商量，認他做店東，或者不要繳款的。」之貞答應，即往和舊舖客商量。雙方快要說妥，但這時李準被林冠慈炸

後，如鷲弓之鳥，深居簡出，之貞恐屋租定，而李準不出，豈不白費了金錢？於是之貞又和應生商量，但應生不敢作主，說要請示黃先生。之貞乃到香港謁黃先生，黃先生說：「李準雖炸傷，但聽說現在快好，所以我們仍當積極進行，耐心等待。」之貞說：「萬一李準久不出，炸張鳴岐或龍濟光是不是可以呢？」黃先生說：「可以。」於是之貞返省，告知應生，並自易名叫陳八，和店的舊舖客交易，即日動工修理。但修理好後，必須開市，而開市不是一兩個人可以辦得了的，並且爲免招人疑起見，又須具備店的規模，於是乃函南洋同志李夢生，劉鑑二人回粵協助一切。李、劉都是熱心革命的同志；而劉並曾參加過黃花崗之役，年已不惑，辮髮長垂，且久客南洋，熟識的人很少，對於商業更是素來所經營的。所以請劉鑑來担任店夥，不但可以勝任，並且也不會有人疑心。之貞又訪大塘李雅，請他覓一個小僮，担任茶水等雜務，李雅即將族兄之子李慶推薦。沒有到半個月，李夢生、劉鑑自南洋趕來。劉自覺膽子小，不能勝任，反恐敗事，乃舉馮子雲以自代。不久，馮子雲即趕到，代替了劉鑑的任務。

一天，黃先生忽召周之貞返港，面授機宜。之貞到港，黃先生對他說：「清駐粵將軍鳳山將南來，鳳山是瀛州的健將，我們現在可先炸鳳山，再謀李準。但事不宜遲，希刻日將店面修理完

峻開市，以待時機，慎勿延誤！」之貞返省，即遵命辦理。梁綺神在河南雇匠鑄炸彈壳三具，其中一個彈壳可裝藥十五磅，另兩個可裝藥七磅半，初藏在一個同志的菜園裏，旋即由之貞和李湛兩人運進店中。炸藥及各種物，則由之貞和李應生之弟李沛基陸續運入。至於炸彈的配裝，則由應生担任。原來應生已經剪了髮，易使人懷疑，況且黃花岡之役，有說他已陣亡，有說他已被捕，現在又是進行的主要人物，行蹤居止，更易引起人的注意，所以應生決不能擔任店面的事，只可藏在裏面配製炸彈。不料在配藥時，藥發，應生猝然暈到，沛基連忙飲以解藥，纔慢慢蘇醒過來。因此決定由沛基代應生執行。應生又以彈量過重，人力投擲是不容易的，仔細研究，乃想一個巧便方法，即從屋後牽繩將炸彈繫在店面的屋簷下，再以木板掩護。布置既備，任事的人都到，遂將店取名叫成記號，並即擇日開張。

當李應生進行暗殺的時候，同時有一個志同道合的團體，抱着同一個目的，這團體叫做支那暗殺團。該團自林冠慈炸李準後，團員李熙斌、朱述堂、梁綺神等先後到香港，即開會討論進行。衆人以爲李準未死，而林冠慈、陳敏岳兩同志，一當場殉難，一被捕就義，實是團中的損失，傷心悲痛無過於此；爲給林、陳兩同志復仇，並振奮人心起見，亟應乘各同志未出發北京之前，

再度在廣州來一次暗殺。遂決定仍派李熙斌、朱述堂、梁綺神赴廣州佈置一切。他們商量的結果，覺得手擲的炸彈，藥力雖猛，但清吏乘轎的前後左右，都有衛隊，這無異充作了障護；前次李準轎前的轎夫及衛隊二十多人，彈爆發都立刻炸死，轎也毀壞，但李準則只傷而不死；所以以後暗殺，決用重量的炸彈，但彈重不能手攜巡邏截擊，乃定於清吏必經的街道租一舖面或攤位，伺候機會，另以一人飾作肩担貨物，於附近截擊，這樣如果舖面或攤位處擊不中，也不致漏網。他們又考慮，潘賦西、劉鏡源兩人都是文士，力不能任重，又不是商務中人，不能裝飾店伙，因物色得趙壽、張樹兩同志負責執行。趙、張都是林冠慈的朋友，素蓄志暗殺清吏，而於林冠慈之死尤爲悲痛。李熙斌等到廣州，即定鑄可盛炸藥的大鐵壳，把前次炸李準沒有用完的炸藥裝在裏面。同時又在大南門附近覓得一攤位，雖深闊只數尺，但位置很適合；這時快到中秋節，擬即租來售賣月餅，並物色得劉伯祥任買賣的任務，一面訪查業主議租。又令趙壽飾作補鞋匠，張樹飾作小販，每天挑擔負籬在市中走來走去，目的在使巡警習見而不疑。這時，恰巧李應生正托梁綺神在倉前街覓舖面；綺神知道應生的用意，乃商於熙斌、述堂，問可否和應生通力合作。熙斌說：「此事進行的同志越多越好，使民賊無法逃漏。所以應生之事，我們當暗中以全力協助。但他們

的人多，本團一切進行，不宜使他們知道，以防萬一洩漏。」述堂也同意這種意見。於是綺神遂爲應生辦理頂手議租等事，而應生的計劃纔得順利進行。

時間是九月初四，李應生等得黃先生電，說鳳山已晉省。同時朱述堂也得到這個消息，乃假裝到成記號買貨，密告鳳山已到天字碼頭，即將登岸，希趕快預備。店中人得報後，非執行的都逐漸離去，只留下李沛基一個人担任執行的任務。不多久，鳳山乘轎到店前，沛基即於店後樓將繩割斷，轟然一聲，炸彈爆發，鳳山及隨從十多人都被炸死。店舖同時被震倒，鄰近也多起火，沛基倒在後街，連忙爬起來就走；迎面碰着一個四五歲的小童，指着他嘩笑說：「這個人滿頭好多泥灰呵！」小童這一句話觸動了他的靈機，他馬上向前抱着小童，笑道：「小弟弟，我買糖果給你吃，他一面拭灰一面抱着小童前行去買糖果；一會，就很從容地走出了。沛基這時年紀才十六七歲，臨事竟能如此從容鎮定，真非常人可及！從這次事件，我們更不覺嘆服黃先生的知人。我們且看黃先生贈李沛基的詞：

華舸天風吹客去，一段新秋，不誦新詩句，聞道高樓人獨住，感懷定有登臨賦。

昨夜晚涼添幾許，夢枕驚回，獨自思君語；不道珠江行役苦，祇憂博浪椎難鑿。

七 「此復神州第一功」

——辛亥武昌首義軍的總司令

辛亥武昌起義的策動，應追溯於同年正月黃先生等在香港組織統籌部的時候。統籌部除籌劃廣東事外，並籌劃各省事。黃先生曾函促居正到漢口主持，結合新軍，為廣州大舉的響應。譚人鳳奉黃先生命，聯絡長江。正月二十五日，譚到漢口約集同志會晤，拿出八百元，交六百元給居正，交二百元給孫武，作武漢籌備響應的費用。居正、孫武、楊舒武等當即會商，分配進行工作；在漢口法租界長濠里設一總機關，在武昌胭脂山設一分機關，在黃土坡開一酒店。黃土坡位於武昌山前工兵營和武建營的中間，為軍隊必須經過的小街，設酒店於此，係專為聯絡軍人，主持其事的係鄧玉麟，各營雖各自進行，但都能構通，因此黨勢甚形發達，遂成了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革命機關。自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在武漢方面的同志更為急進。譚人鳳主張長江流域

於五月下旬舉義，復自港、滬來漢時，湘中同志焦達峯、楊晉康等都在武漢經營，遂決議以武漢為發難地點，而由譚負長江一帶調查聯絡的責任。佈置粗定，譚乃偕曾伯興復往下游，和陳其美、宋教人等成立中部同盟會；漢口方面仍由居正、孫武、杓光佛等主持，積極進行。及至鐵道國有問題發生，革命的怒潮便風起雲湧。到七八月之交，武漢方面同志，便急欲發動，派員赴滬，港等處，促黃先生等來鄂指揮，黃先生在八月裏給馮自由的兩封信，很可窺見其中消息。其第一封信有言：

「……七月以來，蜀以全體爭路，風雲甚急。私電均以成都為吾黨所得，然未得有確實消息。前已與執信兄商酌，電尊處轉致中山先生，請設法急籌大款，以謀響應，尙未得復。今湘鄂均有代表來滬，欲商定急進辦法，因未接晤（黃先生此時尙在香港），不知其實在情形，故不能妄斷。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辦，儘可辦到，以去年已着手運動，軍界會黨，皆有把握，有二三萬之款即可發。然此方面，難望其成功，以武器彈藥，不足與外軍敵也。滇為蜀應則有餘，為自立則不足。……弟興頓首，中八月初九夜。」

第二封信言：

「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新軍自廣州之預備起事，其運動之進步甚速。辦法以二十人爲一排，以五排爲一隊，中設有排長隊長以管領之。平時以感情團結互相救助，使其愛若兄弟，非他人所得間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機體。現人數已得二千左右，此種人數，多係官長下士，而兵卒審其程度最高者始收之。以官長下士能發起，兵卒未有不從者，必於平時使其習知，況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爲之操縱，以較粵爲善。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急進辦法，現殆有弦滿欲發之勢。又胡經武（卽胡瑛）亦派有人來。胡雖在獄，以軍界關係未斷，其部下亦約千餘人。去歲弟曾通知胡君。請其組織預備，以備響應，胡已擴張其範圍，聞進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之部下者亦有之，擬於最近發動，期兩部合而爲一。據此則人數已多。乘此路潮鼓湧之時尤易推廣。蓋鄂省軍界。久受壓制。以表面上觀之，似無主動之資格，然其中實蓄有反抗之潛力。而各同志尤憤外界之譏評，必欲一伸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譽之恥。似此人心憤發、倚爲主動，實確有把握，誠爲不可多得之機會。若強爲遏抑，聽其內部自發，吾人不爲指揮，恐有魚爛之勢，事誠可惜。卽以武漢之形勢論，雖爲四戰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視其治兵之何如！賊吏胡林翼於破敗之秋收合餘燼猶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處之。今漢陽之兵器廠旣歸我有，

則彈藥不憂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亦馳檄可定；沿京漢鐵路以北伐，勢極便利。以言地利，亦足優爲。前吾人之純然注重於兩粵，而不注意於此者，長江一帶，吾人不易飛入，後來運輸亦不便，且無確實可靠之軍隊，故不欲令爲主動耳。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勁，甯、皖、陝（前有陝西人，井勿幕君，在此運動，今已得有多數，勢足自動，熊克武君已馳赴該處爲之協助。）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急宜趁此機會，猛勇精進，較之徒在粵發起者事半功倍。且經濟問題，尤易解決。茲約計各處，大約有二十萬左右，卽是爲完全之預備；至少四五萬，亦可發起入鄂事。總之，此次據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卽無外款接濟，鄂部同志不論如何竭絀，亦必担任籌措；是勢成騎虎欲罷不得。吾人當體念內地同志經營之艱苦，急爲設法籌集鉅款助之，便得有以寬裕籌備，致艱困從事，不歸於失敗，徒傷元氣，不勝切禱之至。弟本以欲躬行荊蕀之事，不願再爲多死同志之舉，其結果等於自殺而已。今以鄂部又爲破釜沉舟之計，是同一死也，故許與效馳驅；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先生，想我兄接閱，必爲竭力援助。前加屬爲廣州之役，最爲出力，此純係我兄血誠所感，故能有此。今更望有以救我，擬得兄等復電後卽行，或南洋之款，須弟一

親往，亦不可知。弟興再頓，八月十四日。前函書好未發，適鄂派人來，故特補敘，又及。一

當黃先生在香港得到武漢方面準備起義的報告時，鄂督瑞澂也探得了將要發難的消息，武漢水陸各要地，都加緊戒嚴。登陸的時期，本定在陰曆八月十五日，因準備未完足，而所招集的主要人物又未能即到，乃延期到八月二十五日。不料在十八日午後，禱伏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的黨人，因製造炸彈失慎，炸藥爆發，巡捕聞聲齊來搜查，捕去黨員二名；清吏聞警，派人向各處搜索，繼於漢口英租界及武昌城內，破獲黨人機關三數處，捕獲憲兵彭楚藩及劉汝璽、楊宏勝並女黨員龍韻蘭等數十人，搜去革命旗幟印信文告，及黨員名冊等件。胡瑛在獄聞訊，急函通知上海方面囑陳其美等暫勿來鄂，因此時孫武以製造炸彈受傷，蔣翔武則在端方帶往四川的新軍內，亦不在鄂；居正則因抄洽地方同志，前已往滬；因此有中止發動的傾向。但清吏所搜去的黨人名冊中多屬軍人，軍隊中的黨員，恐清吏抄名圍捕，人人自危，首由工程營左隊的熊秉坤，倡議即時發難，便於陰曆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午後九時糾集軍中同志，猛撲楚望臺，占領軍械局；輜重營由城外斬關而入，會攻督署，包圍馬隊亦動。鄂督瑞澂、新軍統帥張彪，及文武大小各吏，皆倉猝棄城而逃，武昌便為革命軍所有。漢陽漢口也隨即為革命軍所佔領。這便是武昌起義的由

來。

革命軍占領武昌後，還沒有一個相當的首領；因新軍協統黎元洪爲人謹厚，平素頗爲士卒所愛服，便強迫擁戴他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革命軍鄂軍都督。武昌的軍政府成立後，革命黨的形勢更日益發展。駐漢的外國領事團，看見革命軍舉動文明，知道不是庚子年拳民的排外行爲，便宣告嚴守中立。而且從八月十九舉事起，各省接着就紛紛響應，宣佈獨立了。

當黃先生在上海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時，非常高興，有詩和譚人鳳云：

懷錐不遇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

粵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

能爭漢土爲先着，此復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因戰事的發展及各方的催促，黃先生於九月初七到漢口，即時渡江，晉都督府，當夜會商出兵反攻。這時新兵初敗，幾無精銳可調。幸有長龍舢板水師自告奮勇，既係老兵，又多訓練。居正見其槍枝不精，命換新槍；又見連日鏖戰，兵不得飽，命廚務處備飯。並備乾糧。等到士飽裝

宵，已深夜三鼓了。黃先生率隊出漢陽門，擬馬上渡江，因船隻沒有備妥，等天大明才得渡。黃先生率部陣於滿春茶園，血戰四天四夜，清軍不得逞。黃先生以電話調某標增援，標統遲遲不進，黃先生電請以軍法從事，都督即命執行，士氣因而大振。但戰到十二日下午，終以衆寡不敵，敗退漢陽。

漢口戰事雖然失利，但因此數日間各省的紛紛響應，形勢並不嚴重。黃先生於九月十二日退到漢陽後，黎元洪即派兵接他到武昌，商議守漢陽的方略。同志等都覺得黃先生在漢口巷戰數天，全恃革命黨的資望號令各軍，終不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順』之感，所以各軍有不服從命令的，黃先生便無法駕馭；現在勢必守漢陽，又非黃先生不能勝任，若督師無名，殊屬危險，所以應公推爲戰時總司令官，以專責成，但公推後，仍由都督委任，庶系統不紊；爲鄭重起見，並請都督登台拜將，授以全權，庶幾號令嚴肅，而收指揮統一之效。黎元洪當即許諾。九月十三日清晨，舉行拜將式，各軍自營長以上，齊集閱馬廠，黎元洪和黃先生並轡臨場，登台拜黃先生爲戰時總司令官，授印授令，行各如儀。黎元洪即席訓話，勉各將領絕對服從。黃先生答禮後，隨作簡短演說。接着行觀兵式。各軍環呼萬歲。

黃先生既就職，乃組織司令部，委李書城爲參謀長，向漢陽出發。這時居正問總司令部正府何處，黃先生答爲伯牙台。居正以爲伯牙台背臨襄水，漢口槍支可及，恐不適宜，不如就漢陽付署。黃先生說：「已決定，變更是表示怯懦！」於是黃先生即率少數同志渡江，赴伯牙台駐紮。清天晚上，隔河槍聲，徹夜未歇，伯牙台屋瓦多被洞穿，總司令部乃遷於昭忠祠。第二天，居正來，又問何不遷入城內？黃先生說：「此處係漢陽的中心點，且在曠野，便於指揮防禦築壕工作。」居正嘆服不已！

這時袁世凱已挾民軍以自重取得了清廷的政權，並節制清軍各軍；爲了示威起見，便準備猛攻武漢。清軍既將反攻，而兩湖軍官更奮勇請戰，黃先生立即作反攻的準備，命在襄河琴塘口施架橋工事，於九月二十七日橋工完竣。乃下令各軍，於當天晚整隊渡河，分左右中三部前進，黃先生自率鄂軍居中，以湘軍分左右翼，達到目的地，舉火爲號。到天剛拂曉，向清軍猛攻，鏖戰四小時，清軍陣地動搖，黃先生磨兵猛進。這時清將馮國璋在漢口大智門車站，探得黃先生在軍中，甚爲驚慌，備軍將逃。不料我軍的一部新兵，不耐久戰，相率詭避，於是鄂軍動搖，並牽動了湘軍。黃先生自率學生團及同志等，向前堵截，並手斬幾名士兵，但終因新兵訓練不夠？一

潰不可遏阻，紛紛退到琴塘口爭渡，士兵落水的不少。黃先生嘆道：「新兵誤事，功敗垂成！」他乃徐徐退却，而親自斷後。晚間回到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密及違令詭奔的，斬湘軍標統甘興典以徇，更作固守漢陽的準備。

我軍攻漢口的失敗，給予清軍一個反攻的機會。清軍挾得勝之勢，由羅家店，東亞製粉公司一帶，進占舵落口，並在製粉公司後方構築三個砲壘，增加援兵，派遣預備隊。二十八日，兩軍以砲火相見，製粉公司被燬。二十九日，雖有海軍軍艦海琛以下五艘反正，砲擊江岸的停車場，但都沒有打中。清軍以漢陽防守堅固，不能作正面進攻，清提督李純乃率一混成協，從孝感縣繞道到蔡甸，衝擊我軍的側面。漢陽本形勝之地，城內有大別山砲台，城北有梅子山砲台，臨漢水有龜山砲台，龜山砲台尤爲險要；又於龜山西北築有仙女山、湯家山等砲台。李純的混成協，迂迴由仙女山、湯家山等處襲漢陽防禦線之北；又在仙女山北的美娘山山麓，乘我不備，架橋渡河，占據美娘山。據着魚鱗山、四平山（在美娘山附近）的清軍本隊，也從琴塘舵落口架橋前進，和李軍聯絡，占據仙女山。清軍於是再分兩路，一路攻龜山的北面，一路攻龜山的東面，勢甚兇猛。當時守備的湖南兵，因力量單薄，抵擋不住，遂退下來。黃先生以爲龜山一失，漢陽必陷。

於是遂以精兵猛襲，到十月初六日晨，又把繯山奪回，但因清軍機關槍火力太猛，我軍不支，繯山又告陷落。清軍既得繯山，乃集大砲猛轟大別山和梅子山，又以步兵進逼我軍司令部所在地，我軍散亡頗多。黃先生不得已，退到對岸，漢陽遂全爲清軍所得。我軍至是保守武昌，因爲有艦隊的保護，清軍不能渡，成一種相持的局面。

不過，黃先生雖有漢陽之敗，但不是他的過失，而且他那光復神州的第一功，實不可埋沒。誠如居覺生所說：『自黃克強堅守漢陽以後，各省得乘機大舉，次第響應，俾革命軍威日壯，基礎日固，不可不謂非克強之力也。使當日無克強，則漢陽能守與否，尙屬一問題。尤可慮者，清之故吏與宿將，都無人格可言，遭時擾攘，翻雲覆雨，今日獨立，明日取銷，山東孫寶琦其明證也。故克強之功，不在守漢陽之孤城，而在其大無畏之精神，以未經教練之烏合殘卒，含辛茹苦，抵抗馮國璋北洋熟練之雄師，因此穩定起義之武昌，促各省革命黨之崛起。……雖曰民衆心理，早已趨向獨立自由，故清廷無所寄，而不得不土崩瓦解；然使武昌起義，僅如曇花一現，則各省亦無從繼起矣。』居先生是當時身歷其境的人，他的這段評論自然是非常客觀而公平的。

八 熱誠謀國的大政治家

——天年不永，賚志以歿

當我軍和清軍在漢口及漢陽鏖戰的時候，各省已紛紛響應，宣布獨立，除直隸、河南、山東、東三省尙受清廷支配外，民軍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聲勢非常浩大。不過各省反清的目的雖同，但省自爲戰，極形散漫，於是在長江上下游的兩方，同時動議，組織聯合機關。武昌於九月十九日由湖北都督府通電各省，請派全權委員，赴鄂組織臨時政府。上海也爲這次革命的策源地，交通又極便利；武昌起義以來，各地的革命同志和由立憲派變成的革命同志，大都聚集於上海。這時武昌雖爲軍事的中心，而計劃的中心，輿論的中心，交通的中心，實均在上海。當武昌通電請派代表赴鄂組織政府時，上海方面已有上海組織聯合機關的成議，因爲審慎當用何人名義動議，方爲妥當的原故，發電較武昌爲遲。到九月二十一日始得蘇督程德全浙督湯壽潛的同意，即

用蘇浙兩督名義，聯電滬督陳其美倡議，請各省公推代表赴滬，組織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到十月三日，鄂都督代表居正，陶鳳集到滬與會，表示鄂都督希望各省派全權委員，赴滬組織臨時政府的意思，在滬代表會纔決定同往武昌。次日，議決各省代表除武昌者外，各省仍留一人在滬；赴武昌者，會議組織臨時政府事，留滬者為通信機關，以聯絡聲勢為務。於是各省代表陸續赴鄂。但等到各代表到鄂時，漢陽已為清軍奪去，武昌全城，正陷於龜山砲火的威脅之下；乃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為代表會開會場，於十月初十日開第一次會議，推譚鳳為議長。十二日，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草員。十三日，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即行宣布，到簽名的代表計有湘、鄂、桂、蘇、浙、閩、皖、直、魯、豫十省。十四日，代表得到南京克復的消息，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各代表定於七日內齊集南京，俟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後，便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但是因為前此將各省代表分為赴鄂留滬兩組，又因鄂方失漢陽，下游克復南京，便生出一個小波瀾來。留滬的代表團，以為武昌方在危急之中，赴鄂的代表會未必能達到組織臨時政府的目的，而臨時政府又不可不從速組織，因即於十四日，在滬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恰巧這時黃先生已抵滬，陳英士及上海同志，對此革命軍領袖

，都表熱烈歡迎。於是，一切軍事，無形中集於黃先生一身。到十月十六日，即行選舉大元帥副元帥，黃興當選爲大元帥，黎元洪當選爲副元帥；十五日，又議決大元帥職權，即以大元帥主持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鄂方各代表得訊，認爲不合法，表示反對；挾戰勝餘威的蘇浙軍人中，也有不滿的。但黃先生是不計較名利的，他認爲如果有利於國，雖小卒亦樂爲之；反之，如果無補於國，任何勢位富厚亦不願。所以當他被選爲大元帥的時候，他就力辭，並推黎元洪爲大元帥。於是，在二十七日，以推黎元洪爲大元帥，黃爲副元帥，黎駐武昌，由副元帥代行其職務；後得黎來電承允，並委副元帥行軍權，黃先生均辭不受。其時適值總理於十一月初六日到滬，便把大元帥副元帥問題，擱置不談。

總理回滬後，各方訪謁，日不暇給，黃先生和陳英士尤朝夕不離。十一月初七日，各方假哈同花園公議。總理，席間，黃先生和陳英士宋教仁密商舉總理爲大總統，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計議對定，馬君武又向民立報公開發表，以圖喚起輿論。當天晚上，同志復集總理寓所，會商政府組織方案，宋教仁主張內閣制，總理力持不可，黃先生則勸宋教仁取消提議，宋仍不肯答應。於是黃先生決定赴甯，向各代表會商。

十一月初八日，黃先生轉車到南京，駐丁家花園。當天晚上，黃先生即赴江蘇諮議局代表會，提出三案：一、改用陽歷；二、起義時以黃帝紀元，今應改爲中華民國紀元；三、政府組織採取總統制。經代表會討論，第一第二併爲一案，全體贊成，但民間習慣已久，當於陽歷底下，註明陰歷節候。關於第三案，宋教仁仍堅持前議，討論很久；黃先生再三說明提案由的理由，多數都贊成總統制，於是提案遂得通過。

十一月十一日，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到會的代表，計有奉、直、豫、魯、晉、陝、蘇、皖、贛、閩、浙、粵、桂、湘、川、滇、鄂十七省，每省爲一票，採不記名式。投票結果：總理得十六票，黃先生得一票，合共十七票，而不及黎元洪。從這，可見當日全場代表的心理；各代表雖多不是同盟會會員，却都能尊重同盟會的系統，並承認辛亥革命完全是同盟會主動。

選舉完成後，代表會即電上海，請總理入都。總理於陰陰十一月十三日午前八時由上海專車啓節，午后二時到下關。在羣衆夾道歡迎中，進入舊總督署（旋改爲總統府）。一會，各省代表紛紛來到，報告選舉經過；因爲這天是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總理即宣誓就臨時大總統職。一切佈置，都係由黃先生和陳英士負責辦理，直率簡樸，不帶一點官氣。

依照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各部長由總統提出，須得代表會的同意。總理就職的次日，即提出部長名單，先由代表開談話會，交換意見。當時初提黃先生長陸軍，黃鍾瑛長海軍，王寵惠長外交，宋教仁長內政，陳錦濤長財政，伍廷芳長司法，湯壽潛長交通，張謇長實業，章炳麟長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對宋教仁王寵惠章炳麟，又有些人主張以伍廷芳改長外交，議論紛紛，爭持不決。最後乃由黃先生出來折衝。黃先生和總理商量，以爲宋教仁主張初組政府，須全用革命黨，不用舊官僚，理由雖然很充尺，但在今天情勢之下，新舊交替，而代表會又堅持反對教仁長內務，所以不如部長取名，次長取實，改用程德全長內務，蔡元培長教育，伍廷芳和王寵惠對調。總理說：「內教兩部依兄議，外交問題，我要直接辦理，秩老（伍廷芳號秩庸）長者，諸多不便，所以用亮疇（王寵惠號），可以隨時指示。我意甚決，請再和代表會商議，外交司法不要變更。」於是黃先生又出席代表談話會，將所改的名單，和總理的意思，轉告各代表，各代表沒有異議。接着開正式會，按照提出名單，投同意票，一致通過。黃先生又以湖北是首義的地方，而政府中沒有一人參加，未免不公。他乃示意代表會，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代表同意，黎元洪因此得當選爲副總統，臨時政府於是完全成立。

到四月一日，總理遵守就職誓言，及種種事實關係，解臨時大總統職，讓位於袁世凱。接着政府北移，南京設留守府，以黃先生爲留守。但黃先生已決心以在野之身爲國効力，於是就不久就把南京留守的職務呈請撤銷，把所部的革命軍隊，激以大義，不給費解散，以表示擁護中央的誠意。這在後來的軍事將領中，真可謂絕無僅有的舉動了。

黃先生最初原想在在野之身，誘導袁世凱走上政治的常軌。但是後來宋教仁被刺案發生，並確悉宋案係袁世凱主謀後，他已知袁世凱不可救藥，密約其故部說：「袁世凱敢殺宋教仁，眼中已沒有中華民國了。」乃亟謀討袁之策。及至民國二年六月，袁世凱因善後大借款案免去國民黨三都督職，他認爲時機已到；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湖口宣布獨立後，黃先生即至南京，召集第一第八兩師軍官會議，十五日宣布獨立。講武堂副堂長傅鑑及要塞掩護第二團教練官某某等反對，即被槍斃。黃先生被選爲江蘇討袁軍總司令，即日檄飭第一第八兩師，分兵由津浦鐵路專車到徐州，會同徐州駐軍第二師師長冷澹，抵禦北兵南下。這時江蘇都督程德全，於十七日託故離南京，設辦事處於上海，飭南京取消獨立；而陳其美等，於二十二日晚，率衆攻上海製造局，未能得手，遂以鈕永建代理。二十八日晚，復進戰於龍華、南市兩處，我軍方自龍華出隊，預備進攻

，即爲海軍探燈照發見，開砲轟擊，我軍也還砲轟擊，鈕永建且親身督戰，軍心一壯，夜十二時，漸漸逼近製造局，砲毀海籌軍艦的探照燈，於是各軍艦都放大砲，我軍不敵而退。這時江西湖口口爲袁軍所得，徐州旋亦失守，南京又缺乏餉械，在這種情形之下，黃先生知道一時不能有所作爲，乃令各軍保存實力，以待來日再舉。

討袁一役失敗後，總理赴日本重組中華革命黨。黃先生則往遊美州，到舊金山之日，中外人士鵠立碼頭歡迎的達萬餘人，到美國後，致力於謀中、美邦交的親善。在美州各歡迎會上講演，會說美國在民國二年因六國銀行團有干涉內政之嫌，而能毅然退出該銀行團，殊屬明智；今後爲抵制日本獨霸東亞計，中、美實有攜手親善的必要云云。可見黃先生的遠見。民國三年三月，總理在日本曾致黃先生書，遺述其患難的經過，並勸其勿灰心；書云：

「……二十年間，文與公奔走海外，沈離播遷，同氣之應，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戰之罪也。且世之所謂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怯，廣州、萍鄉、幾經危難，以公未嘗一變厥志者，豈必至今日而反退縮不前乎？中國當此外患侵迫、內政紊亂之秋，正我輩奮戈飲彈碎肉喋血之時，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機以起。若公以徘徊爲知機

，以觀望爲識時，以緩進爲穩健，以萬全爲商榷，則文雖至愚，不知其可。臨紙神馳，祈公即日旋，慎勿以文爲孟浪而非薄之，斯則革命前途之幸。……」

從這封信，可見總理對於黃先生相待的誠懇，也可想見同志對於黃先生的渴望。所謂「若公以徘徊爲知機」等語，是含有「遣將不知激將」的意思，並非說他真會如是。黃先生報國是從不後人的，當然不會灰心，不過他當時因積勞患肝略血病，避居美國費城的鄉村靜養，一時不能即日言旋。

民國四年秋間，袁世凱稱帝的逆謀昭著，蔡鐸自北京潛行到日本，希望能和黃先生合力討袁，因黃先生養病北美，乃獨自先往雲南。張繼、李根源等欲向外國富商借款二百萬元，以供雲南起義之用。富商所敬仰的爲黃先生，聲明必須黃先生簽字，方能如數照借。張繼以急電告黃先生；黃先生商於總理，計議結果，囑張孝準代爲簽字，同時又電李烈鈞、周震麟、伯文蔚等在南洋籌募，以資接濟。其後蔡鐸能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雲南首議，而西南各省又起來響應者，其中亦有黃先生潛籌默運之力。

黃先生於民國五年六月三日由美抵日本，雖仍然帶病。但我們從他和日人澀澤清潤的詩裏，

他却仍是那樣倔強，絲毫沒有頹廢，詩云。

莽蕩神州付劫灰，紅羊蒼狗不爲媒。

揮戈未必回沈日，薄海風電蓋池來。

袁世凱於六月六日病死於北京，黃先生遂由日歸抵滬上。國人聞訊，以函電來商國計者，日加繁多。因爲積勞的原故，十月十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數盃，暈過去一兩時，延至三十一日午後五時三十分，竟溘然長逝！

黃先生世後，總理於次月初即以書告同志云：

「啓者：黃克強先生自創立同盟會以來，與文同事奔走艱難，迄於今日，凡我同志，諒均知悉。前時（按卽下月之意）國慶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吐血數盃，暈絕經時，隨即延德國醫生克禮氏診治，據云尚可無礙，嗣後胸膈仍覺飽悶，至上月下旬，更覺見肝部腫大之徵候，三十日下午五時，忽又吐血不止，勢極危急，由醫注射，暫見血止，三十一日早晨二時，突再吐血，醫再注射，旋即脈停氣絕。嗚呼哀哉！以克強盛年，稟賦素厚，雖此次討賊，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攜奮鬥，尙冀諸異日，遽此凋謝，爲國爲友，悼傷百端。謹告同志，共鑒

察之。」

黃先生逝世時纔四十三歲，正是有爲之年；不幸在民國基礎未固的時候，遽此凋謝，而他的偉大抱負不獲實現，真是國家的一個鉅大損失。在總理，更是『悼傷百端』，因爲過去黃先生幫助總理最大，而從此失了一位比肩奮鬥的同志和良友。黃先生對總理幫助之大和對黨功積之偉，張溥泉先生有一段話最能說明：

「一部黨史，講起來實在複雜，犧牲的同志也很多，說不勝說，大概說來，幫助總理最大，能爲黨中心人物的有四個，即陸皓東、黃克強、陳英士、總裁蔣先生四位。我們黨的歷史五十年，這四位要算最要緊的人物，於本黨的關鍵最大。陸皓東先生是與中會時代的代表人物，他爲保護黨旗而犧牲，我們看見黨旗，就要傷悼他，紀念他。黃克強先生是同盟會時代的代表人物；陳英士先生是中華革命黨的代表人物；陳先生於民國五年逝世後，能繼續幫助總理革命到現在二十餘年如一日的，就是我們現在總裁蔣先生。」

此外，有一位外國人名叫林巴格爾（Paul Linebarger）的，在其所著『孫逸仙傳記』裏，也有一段有趣味的話，現在引在上面，我們更可藉以了解黃先生和總理在事業下相輔相成的

關係：

「中山是一個創造者、外交家、政治家；他想出了一個計劃，能够把事情的始終都料得清楚。克強呢，是一個不息的戰士，永遠是急切於作戰的，從經驗上得到深的謀劃；到了要用他勇敢的本性時候，常常預備把生命冒險。中山用演說激勵萬人，克強帶了這被激勵的萬人，用他的領袖資格，振臂一呼，攻堅突壘，流血疆場，略無懼色，克強是天生的一個領袖，中山也是。但是兩人發展是不同的；所以天使他們聯合在一起，成一種替人興建功立業的力量。」

寶克

卷八

九 典型的人物

——革命青年的模範

黃先生太偉大了；從以上各節的敘述，使我們知道，他不僅僅是軍事家，也不僅僅是政治家，尤緊要的是他身體力行並腳踏實地的革命家；他又不僅僅在黨是「同盟會時代的代表人物」，也不僅僅對國是「此復神州第一功」的元勳，尤值得敬佩的是他具有完善的人格。現在讓我們再綜合地來看黃先生的偉大處；

(一) 勤奮而虛心的學習，世界上，歷史上，凡某方面有大成就的人，都是在某方面特別努力的人。所以古人說：「業精於勤。」黃先生之所以成爲軍事家，就是勤於學習的結果。他留學日本時，除習師範外，更聘日本軍官講受軍略；一有閒暇，就參觀士兵的操練；每天早起，必演習實彈射擊，練得一手百發百中的本領，後來在欽廉上思戰役及黃花岡之役中，他率衆衝鋒陷陣

；及辛亥武昌首義，他被推爲戰時總司令官，指揮苦定，都不是偶然可以做到的，他之成爲軍事家。是因爲能勤於學習；他之成爲政治家或革命家，亦莫不如此，他在兩湖書院時，就很喜歡讀各種新知識書籍，因此思想大進；到日本後，更潛心研究中外大勢，從此懷抱推倒滿清革新中國的宏志。回國後，他主講明德，實業、修業各校、白天認真教課，晚間就計劃革命，研究方略。我們看他在華興會開成立會時所提的革命方略，及黃花崗戰役前上 總理的信。就可知他是個好學深思的人。胡展堂先生稱他「虛衷縝密」，張溥泉先生稱他「思想細密沉着」。「虛衷」就是一種良好的學習態度；「縝密」或「細密沉着」即是虛衷學習的結果。他上 總理書討論羅致人才時，曾說：「若我輩虛懷咨商，不存意見，人未有不樂與共事者也。」事實上他確是如此，所以有志之士都願受他的領導。讀過黃先生那首「詠鷹」詩的人。都能很容易地看出他是一位氣度豁大的不凡人物。但一般所謂志大的人。往往虛浮不實，他却不是這樣。他任使屬員時，事無大小，輒說：「慢慢。細細。」他寫信給人，下筆不苟，首尾完具；這雖是件小事，但很可以看出他那腳踏實地和肯澈始終的美德。這種美德，是在他勤奮而虛心的學習中養成的。

(二) 真誠而大公的德性 黃先生真誠出於天性，不假矯揉造作，接近過他的人差不多都有

這樣感覺。惟其真誠，所以對人有熱情，講道義，對事忠勤熱心。他視朋友如手足，把同志作腹心。朋友或同志的事就是他的事，朋友或同志的死生就是他的死生。萍瀏之役，劉道一的死，他流過不少的淚；黃花岡之役，他尤痛不欲生。黃花岡之役，他脫險到溪峽，因悲痛暈厥過去，復蘇時，就要再去和清吏拚命；事後又要躬行荊軻聶政之事。但都被同志堅決勸阻。其後，黃先生在南京任臨時政府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林文有兄來謁，黃先生倒屣以迎，林文之兄因病新愈，怕風，黃先生急忙親自振閉風扇，偶失手折其一指，原已傷二指，至此已傷三個了。從這事，可見他如何篤於舊情。不過黃先生雖重道義，但不像江湖俠客之流只顧私情；反之，他却以革命為前提，以公為前提，以組織為前提。爲了革命，爲了公，爲了組織，他可放棄私人友誼，甚至大義誅友。郭人漳是他的好朋友（有人說他們是結義兄弟），他曾一再說郭反正，但郭陽諾陰違，反覆無常；因此他主張「殺之不足惜」。同時又因爲他以公為前提，所以他個人無私怨私仇。黎元洪會和他爭大元帥的位，可是後來他却向代表會示意，推黎為副總統。這種大政治家的風度，就是在現代歐美各國，也是不可多得。其次，他對革命的熱心，對事的忠勤，也是世間少有的。世人都曉得他是黃花岡戰役中身先士卒的主帥，但很少人知道這一役的款項也是他籌集的。原來自

庇能籌款會議後，總理被迫離開南洋，於是籌款的責任便落到他和胡漢民的肩上。籌款的工作雖不是他的所長，但這是革命的責任。他不能也不願逃避。於是他奔走呼號，乃至於痛哭——俗說：「精誠所至，金爲石開。」僑胞們都被他的真誠感動了，於是大家都踴躍輸將，未半月而籌足。從此他的信譽深深地建築在僑胞之間，牢不可動。後來黃花崗之役失敗，他要躬行荊毒之事，同志都責他不該，就是因爲他繫華僑之望，如果他死，足以阻礙將來籌款之路。最令人敬佩的，他不但是繫華僑之望，連外國人也信仰他。民國四來年張繼、李根源等想向上海外國富商借款二百萬元，以供雲南起釐之用；富商聲明必須黃先生簽字，方能如數照借；但這時黃先生尙在美國養病，經一再電商，乃囑張孝準代爲簽字，借款方才告成。同時，黃先生又電李烈鈞、周震麟、柏文蔚等在南洋籌款，以資接濟。所以雲南起義之役，黃先生雖沒有直接參加，但因他的精誠感召，和潛款默運，亦有不少影響。

(三)大無畏的精神，在黃先生的字典中，沒有一個難字。他自獻身革命以來，身經百戰，歷盡艱險，可是他愈險而愈勇。他的勇，是無畏的大勇。「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黃先生確有這種氣概。欽廉上思之役，黃先生以數百人的小革命隊伍，轉戰一個多月，大小數十戰、

所向無前，先後破清兵一萬餘，而自己不過傷數人，且能安全引導。這種戰績，非有大勇大無畏精神的人是不能造成的。後來，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夜，原計劃分十路（後改爲四路）攻取廣州，黃先生以統帥的重位，本宜居後方負整個指揮責任的，但他却担任進攻總督署最危險最難鉅的一路。當時譚、鳳曾勸阻，他堅不肯聽；他認爲非如此不足表率羣倫。在戰鬥中，他更身先士卒，手擊敵人，雖彈中右手，不稍畏然。再後，辛亥武昌首義，黃先生任總司令官，司令部設在敵彈射程以內，居正勸他後移，他不顧。因爲他有那種大無畏的精神，所以能以未經教練的烏合殘卒，抵擋馮國璋北洋熟練的雄師，穩定了首義的武昌，促起了各省的獨立。而最要緊的，他的無畏不是出於血氣，而是發於義理。所以他不但有烈德，而且有恒德。因此他雖經無數次的失敗而能不灰心，非但不灰心，且能愈挫愈奮，百折不回。黃先生嘗說：「立志不磨，作事不乖，鬚髮皆白，尙自稱爲革命黨，人復以革命黨許之，是誠爲革命黨，可以担當天下大事矣。」黃先生自己確能如此。總理稱他爲「革命之健者」，胡展堂先生稱他「雄健不可一世」，黃先生都可當之無愧。

（四）不計名利的高風 黃先生早年會因民國前八年長沙之役而破產，這是衆所週知的。他

祖宗留下來的財產，尙且捨得獻給革命，自然不會求利了。所以他身死之日，內無餘帛，外無餘財。黃先生非但不求利於市（當然更不求利於官），而且不爭名於朝。在同盟會成立前，國內外有兩大革命勢力：一是總理領導的興中會；一是黃先生領導的華興會。而華興會在國內的勢力尤大，長江潛伏的勢力全在黃先生掌握中。可是當黃先生和總理會面後，他認為革命力量應當集中，不應當分彼此，於是「他首先尊崇總理為領袖，國內外的革命力量於此打成一片，同盟會才成立起來」（伊溥泉先生語）這與楊衢雲在興中會成立時爭會長一事相較，賢與不肖，真有天壤之別！又辛亥武昌首義，黃先生任戰時總司令官，功勞第一，旋被舉為中華民國大元帥，論理黃先生自然當之無愧，但他認為當時做大元帥與國無補。乃毅然辭却，後起而總理辭臨時大總統職，政府北移，南京設留守府，任黃先生為留守。但黃先生不久就把南京留守的職務呈請撤銷，把所部的革命軍隊，激以大義，不給費解散，以表示擁護中央的誠意。黃先生嘗說：「真有志氣的，不必作官。即居一鄉為小學校長，年年替國家培植出十數高尚純正的人才，不但是一件快樂的事，功亦不小。」又嘗說：「美國私立學校的發達，由於富民提倡教育的熱心。假我數年必翻此。願」而天竟不假他以年，真是國家的大損失！

總之，黃先生太偉大了，尤其他那高尚的人格，連對他並無友誼的人，也都爲之感奮。例如胡適之早年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聽得黃先生逝世的噩耗，即作詩輓之，極致推重，詩云：

當年曾見先生之家書，

字跡飛動似大蘇。

書中之言竟何如？

「一歐吾兒，努力殺賊」——

八個大字，

讀之使人感慨奮發而愛國。

嗚呼將軍，何可多得！

黃先生的立身行事已如上述，我輩青年，景仰高風，能不爲之興起嗎？總理會訓示我們要法古今完人。黃先生就可以算是一位完人，一位革命的完人；我們真應當好好仿效他！

黃克編

一〇六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一一三〇〇〇)

黃克

定價國幣

版權所有

編者 何
發行者 者
印刷者 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782.208

5084-1

1946

v.4

0501375

登錄號

501375



2.208
84-1
46

(08)
4